

六百九

百卷

文苑英華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一

書二十五

遷謹上

遷謹上中下凡三卷英華所編失年代先後今正之其間又有非遷謹者未詳

使東魏值侯景亂與北齊尚書令求還書壹首

上牛弘書壹首

為人與蜀父老書貳首

與在朝諸賢書壹首

在桂州與修史學士吳兢書壹首

與高五虛已書壹首

使東魏值侯景亂與北齊尚書令

陳書作僕射楊遵彥

求還書除陵

叩頭叩頭夫壹言所感凝暉照於魯陽壹志宜通飛泉涌於踈
勒况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隣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
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孫一作私鯁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
顛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
昔分螯命鳥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鳥流災風禽騁暴天

傾西柱

北壹作

地缺東門

南壹作

盛旱坼三州

長波含五岳我大梁

膚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為時斯固窮通

之恒理也至若荊州刺史湘東王幾

壹作機

神之本元寄言名

壹作

無寄名言

陶鑄之餘猶為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於摠章九州之音

壹作歌

登於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鍾未足頌此英華

壹作聲

無以

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龕定京師

壹作數定

難即壹作

是匡周之霸豈徒幽王徒雍昔月為都姚帝遷河周

年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馴維北飛肅慎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

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投身斯所

壹作其

未喻壹也又聞

無

此晉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我尋陽經塗河幾至於鐺鐺曉漏

字壹作

的的宵烽隔淑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蓋

參恐非

遙憶盆城峯蹠香爐依然廬岳日者鄱陽嗣王範治兵匪

派屯戎淪波朝夕賤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屐

豈而然乎斯不然矣不謂

二字一作

邵陵王綸通和此國郢中上客

雲聚魏都鄴下公卿風馳江浦豈廬龍之選於彼新開銅駝之街於

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為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

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又

此字

晉熙廬江義陽

安陸皆云歎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

鳴隣德所通

此句

自此以南王靈未缺

一作封

如其境外脫殞軀幸

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賔遊通無貨殖忝非韓起聘

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劔由來晏錫凡厥囊裝行復淹

溜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夕客斯可知矣且據圖

刎首愚者不為運斧全身庸流所鑒何則生輕壹髮自重千鈞

不以賈盜明矣骨肉不任克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

無憂也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
 之勢輕裝獨宿非榮一作勞聚橐一作標之儀微騎問行寧望輜軒
 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綠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日留之無煩
 於執事遣之有貴於官司或以顛沛為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
 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景侯景凶
 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既不獲投身社稷衛難乘輿
 四豕磔蚩尤千齧割一作刀割王莽安所謂悅眉頓膝歸奉寇讐佩
 弭腰鞬為其皂隸又一無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兇人狙詐遂駭
 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荀瑩之請所以奔蹄勁角專恣憑陵
 凡我行人偏鍾一作膺雙憾政當殪勛醢骨抽舌探肝於彼兇情
 由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王公一作王公
 居一作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域闕一作京邑丘墟莪蓬蕭瑟

偃師還望咸為草萊霸陵迴首皆一作俱霜露此又君之所知
 也彼以何義爭兇寇讐我有何勲一作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
 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於馮茂吾雖不敏常暮前修不圖
 明庶為一作有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兇挺爭諸賢勦
 力想得其朋為葛榮之黨也一作邪為邪果之徒耶如曰不然斯
 所未喻四也又一無假使吾徒還為兇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
 幽恒在則台司行為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彛章不勞請箸為籌
 便當屈指能算景英華作重非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群身寓江臯家
 留河朔鄉井鄉邑一作春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
 也且夫宮闈祕事皆一作並若雲霄英俊訐謨寧非帷幄或佯一作
 陽驚以定策或焚橐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忝預羈旅之人何
 階耳目至於禮樂沿革刑政寬猛謳詆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牙齒爲間諜者哉若謂復命西
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侯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
關之有一作可濟河橋馬度曾一作亭非宋典之奸閑路鷄鳴皆是
一作日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
在雖著前經儻同徇僕之尤追肆韓一作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師
並釋縲囚爰及偏裨同加恩禮一作無翦乃至鍾儀見赦朋笑導
途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檀拭玉脩好尋盟涉泗之與浮
河郊勞至于贈賄公恩既備賓敬無違今者何讐翻蒙貶責若
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妖氛永英華作未非久喪亂悠然衰
悼一作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激澣而俱
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籠樊江海飛浮本無
情於鍾鼓况吾等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支久是

則雖蒙養護更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
殲度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諱夫此
亨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
四介已知命一作瀆又杖鄉計彼侯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
彼未從師金龜之方吾知其訣正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
桑田無由佇一作可望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
託書圖文林凡曰一作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
至春秋微宜商略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陪
臣之涼德故臧孫有礼翻囚與國之賓周伯無讐空怒天王之
使遷箕卿於兩館繫樂一作驥子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比
當今之高列一作例也至於雙嶺且帝四海爭雄或構趙而侵燕
或連韓而謀魏自求盟於楚殿躬奪壁於秦庭輸寶鼎以託齊

王憑安車而誘梁客其膏脣敗舌分路揚鏡無罪無辜如兄如

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霸

也孫甘言以娥媚英華作於曹屈詐以羈縻旌軫歲到於勾吳

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朝殊險實戲已深共尽遊談誰云猜忤

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刻謀而非為邦之勝略

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

道莫不崇君親以詔一作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家一作曾

無隆替吾奉違温清仍屬亂罹一作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

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廩竹身一作出

空桑行路含情猶其相愍嘗以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

非云忠國况乎欽承有道驟駕前王即吏明經鵠為知禮巡方

省化咸問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耆老吾以珪璋玉帛通聘耒朝

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析銜泣

吞聲長對公閭之怒情禮之訐讎一作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

對一作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

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

卑皆被驅掠自東南醜虜抄敗飢一作民臺署即官俱餒牆壁

况吾生離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壤

土一作躬自推求猶冀提携俱免凶害夫四聽不達華陽君所謂

亂臣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為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叅贊經綸非

虎一作非魏聞詩聞禮而中朝大義一作曾未矜論清禁嘉謀

如流人一作生何幾晨看旅鴈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

朝千悲而下一作立夕一作萬緒而迴腸不自知其為生不自

知其為死也足下素挺詞峯一作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

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未疑誰能曉喻若鄙言為謬未旨必通

分請灰訂其從芥護何但規規默默齶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

存焉猶希矜眷何故一作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

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落孤墳恒表

思鄉之夢千祈已一作以屢哽慟良一作增深徐君叩頭再拜

一作比皆陳書本傳

上牛弘書

王孝籍

竊以毒螫嗜一作瘡虜則申且不寐飢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

英華一作非痛苦難安二字一作貧窮易感二字一作况懷抱之內水

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齶舌緘唇吞聲飲氣惡

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惟明公尚書一作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

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濟活枯鱗吹噓可以用一作騰飛窮羽芬以

椒蘭之氣暖以布帛之詞許小人之情開一作大君子一無之

聽雖復山川不遠神明一作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極

溺逢於授手救縊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

必懸於喬樹之枝沒於深泉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

課稅一作役不克慶賞不沾賣貢禹之田供釋之英華之費有弱

子之累乏強兄之親一作產加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侍一作

閨關山迢遙一作越齷臂為期前途邈矣一作途倚閭之望朝夕已

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克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

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筮予無徵齋恨入宜則虛

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為之不樂也潛鬻髮之內居

眉睫之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沈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

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夫不

世出者信一無信字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良良一無字之臣也以

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一有所以二字為明尚書幸也坐人物

之源運銓衡之柄反披孤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為明尚書不取

也昔荆玉未剖則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

地有用能一作能用之資增日月之明無手一作首足之戚憚而不作

弗為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伸其屈一夫竊議語

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往還勉念一作在巧

汗一作窮愁之間離之詞託志於前脩通心於來哲一作還克念耳

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玷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

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成一作願少加矜憐愍留心無忽一作皆隋書本傳

為人與蜀城父老書二首

蓋聞天地作極不能遷否泰之期川岳薦靈不能改窮通之數

豈非賢聖同業存乎我者所謂才榮膺異流牽乎彼者所謂命

是以龍驤鳳峙一作翥伊周成翊贊之功含糗羹藜顏冉困棲遲

之病或先號而後笑或始吉而終凶事不可量功未必定則知

洪濤未接長鯨多陸死之憂曾風未翔大鵬有雲傾之勢池鱗

井鮒亦將鼓鱗而輕之田鳩野鸚亦將騫翮而舞疑之及其衝

涓渤接扶搖吹波則江漢倒騰氣則虹蜺掩摩赤岸負蒼天然

後知其力焉吁韞信之無津也昌亭之一鉞夫耳馬卿之失路

也臨邛之一食客耳武不足以服衆文不足以動時長劔屈於

無知洪筆淪於不用泊乎椎圖躡運至尊納背水之謀麗藻昇朝天子賞陵雲之作威如海岳聲振廊廟彼淮陰之陝少城都

之遺老也又焉能知遠近哉是以鑿物於輦不於成賞士於窮
不於達是知卞和之得玉也精存於岸谷之間張華之得劍也
氣發於星辰之際夫豈琢磨成器然後知其寶剗斷爲能然後
知其用哉仰惟御耆等並玉出高族金堤騰侶列子弟於千城
耀衣冠於百代或以風雲去國公孫躍馬之年鍾鼎徒王諸葛
攀龍之日門庭相接雕甍將綺棟連陳機杼相和鳳攝疑將虬
梭交響金漿玉饌食客三千緣憤青裳家僮數百冲襟眇識人
多江漢之靈麗藻華文代有雲泉之氣北齊開敞南館虛閑詩
酒同歸琴書合契忘機得意恥嵇阮之交踈虛席延賓恨原常
疑作之客少實煙霞之藪澤風月之津梁者乎劉仲文之遠識
不以乾沒詣梁城閔仲叔之高風不以口腹累安邑雖其已沒
生氣猶存况乎屬宇宙之明當天下之泰不能俯拾青紫高視

搢紳攀此極而謁帝王入南宮而取卿相脅肩側足求衣鍾釜
之間低首悅眉取濟斗升之末嗟乎誠下官所以仰天漢而鬱
拂臨江山而慷慨者也但時可以未遇道可以未行志願可以
未成功業可以未就古之才足以輔王業躡跡屠釣之間功可
以濟巨川藏身板築之下百里奚之負販陳湯之焉貸而况於
况於庸者哉此僕所以駿奔於顧盼之餘自致於恩光之末也
且夫精誠所感尚動神明意氣相交豈慙車馬僮能投心季子
遙存素紵之恩援手應侯先立綈袍之贈豈人之情也能無報
乎方今白藏詔序朱律謝期天高而林野踈候肅而江山靜輕
蟬途夏驚晚吹於風園祿鴈乘秋動宵吟於露渚絲續成於南
畝抗黍被於東阡時計有儲願履多福下官簿游緜載飄寓淹
時歡躑相仍憂虞自積陟梁鴻之峻岳何暇長謔臨阮籍之長

途唯知慟哭庶憑賙給以濟漂危輕訴短懷佇流嘉耗

二

蜀都廣鎮岷嶽奧壤山分玉宇水向金陵景貺有期英靈問出
榮問休暢幸甚幸甚夫神有可逼淥波驚亡疑作七柱之音道有

可符立霜扣九鍾之節豈道窮精秘妙聽察於無理實杳冥立
應通於下測波流柱響波無入柱之因霜落鍾鳴霜非叩鍾之
具矣况乎言忘意得臭味相求目擊道存神明已接鄭僑之逢
吳礼無謂殊方阮籍之對嵇康自然同志僕雖不敏嘗從事於
斯矣常謂薰蕕不共器梟鸞不比翼是以類乎方者接風雲於
千里乖乎類者起山川於一面抑嘗聞之士之生也其跡可擯
而道不可藏其身可辱而志不可奪其有拂衣投臂道形滄海
之隅裂裳裹足獨立高山之頂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以鍾鼎爲

島恭以衣冠爲縲綫方欲策鸞鳳而撫需疑作雲英鞭虹蜺而採

煙液其次排玉闕指金門成賈誼之謨樹終軍之策因機入務

懷素將相之門沫露霑霜擁篲公侯之室然則拾青紫於旦暮

取功名於俄頃演文物而動寰中騰聲名而振天下若不官者

可謂慙二途矣而歛手長揖強顏高視低心於蹇躓之辰忍耻

於栖遑之日者哉渭濱留釣鷹揚之業未萌淄源滯收疑作技鴻

漸之資蓋寡及其攀窮運接靈期乘雲雷而清八極和陰陽而

調萬品則知冥機所運吉凶於倏忽之間立命所移飛伏於斯

須之際以日月自至聊復爾耳方今炎飈謝節爽候關辰風高

而宇宙清霜下而亭郊肅歸雲止鴈流曙響於東津落照開虹

馮晴規於北岸螢踈夕砌蟬促朝林感序緣情故豈竒賞僕一

違秦隴再葦炎涼成征軸而無因指歸途而有倦故鄉超曠曾

山重復吳宮尚遠頻驚去鷺之心楚峽猶賒已下聞猿之淚徒以風猷未隔道義相存幸承知己之心稍緣他鄉之恩一作昔者虞公再見懸光白璧之前季布一言猶定黃金之諾况乎交已成於梓曰道已茂於金蘭希照窮途遠流嘉貺若使恩裁口腹空留安邑之賓惠闕始終取恨昌亭之客

與在朝諸賢書

盧照隣

昔張子房處大傳之尊自疏於南山隱公孫弘居丞相之位亦伏地於東方生伯喈已亡孔文舉將老矣而造滕方回尚在王羲之就倉奴而共談良史書之高賢不以為累自古朝野曷常以人廢言况下官抱疾東山不干時事借人唱和何損於朋黨延州子期聞音竊杯猶冀身膏丹壑脫寶劍於山阿骨掩黃塵罷瑤琴於天下則指疑作今抵於山谷者非太平之美事乎幽

憂子曰

在桂州與脩史學士吳兢書

宋之問

拙自謀衛降黜炎荒杳尋魑魅之途遠在一作彫題之國颯風

搖水飢鼬宵鳴毒瘴橫天悲鳶晝落心憑神理實冀生還關號

鬼門常憂死別事未瞑目豈在微身先君業粹中和才光文武

志道游藝名動京師出谷入朝事多弘益雖崇班去已而陰德

被人清議所尊何戒驃騎恐耆舊咸謝竹帛儻遣使盛烈漂沉

下情感痛自昔逸群之器曠俗之才譽雖冠於人倫祿不躋於

卿士南史之筆漏美不書東岱之魂與名俱戒故使遷述許由

云不遇青雲之士焉足道哉惟君侯禮樂山高文華海闊古一

千歲聞聖人之書今五百年知作者之運山甫拾遺於中路時

謂得賢蔡邕揮翰於詞林誰其不許徃還家狀蒙啓至公之恩

希果實言深蓄自私之感下官久辭榮擢夙慎禍胎內無負於
明祇外冀申於知己豈謂一人相毀衆口爭喧遂以虛聲乃加
真罪賴皇明昭宥腰領賜全空荷再生無階上答侍子以松竹
之操期子以金石之堅幸無雷同懸納諂議見危不易是所望
焉遠識古人之懷敢申窮鳥之請如季布之諾乃重於黃金延
陵之許竟懸於寶劍生負養花之惠死郊結草之誠刺血爲書
萬不抒一往年恩貸許惠爲看起居注實錄江融別錄使不錯
漏國史乃高明所撰唐史春秋等六處並乞逸遺事迹不醫聲
塵代業有兄實在吾於遠行來札以當招魂杪冬凝寒一作惟
動所一作履休勝青簡時至一作汗願想窮愁白雲遙一作爰未希訪
生死珍重珍重

與帝五虛已書

陳子昂

命之不來也聖人猶無可柰何況於賢者哉僕常集作嘗竊不自
量謂以爲得失在人欲竭集作竭聞見抗衡當代之士不知事有
大謬異於此望者乃令人慙愧悔殺不自知大笑顛蹶恠其所
以者耳虛已足下何可言耶夫道之將行也命道之將廢也命
也子昂其如命何雄筆雄筆奔爾歸吾東山無汨我思無亂我
心從此遁矣屬病不得面談書以述言子昂白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一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 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二

書二十六

遷謫中

上襄陽樊大夫書一首

上李尚書一首

上陳給事書一首

與師臯書一首

荅戶部崔侍郎書一首

投知己書一首

上鹽鐵崔尚書書一首

與崔兗秀才書一首

上襄陽樊大夫書

符載

天下有特達之道可施於人者二焉大者以位舉德其有自泥塗布褐一奮而登於貴真金紫者也次者以財拯困其有自糲食蓬戶一變而致於膏梁廣廈者也載羽毛頹弱未敢辱公扶搖九萬之勢家室空耗今則困矣敢欲以次者爲節下之累謂之何哉載聞至誠貴直至敬無餘故以懇質之詞爲述情之具伏

惟少留意焉幸甚載頃年與友生數人隱居廬山其所學者不
獨文章名數而已意根於皇極大中之道用在於佐王治國之
術常欲致君於堯舜驅俗於中古此乃小子夙夜孜孜不息也
攻錯未半歸寧蜀道蜀之連師以載微有文彩遮使止住小子
亦隳產不應扶持東下意者欲開故山草堂拂舊帙編簡晨昏
之暇終竟前志一昨牽滯事故不覺淹久囊橐之資日竭高厲
之氣日銷上無以供養尊長下無撫字孤稚彷徨燥灼內熱如
疾每延想舊居雲霞在天松桂遶屋肺腹疑作腸一夕而九迴矣
夫欲構大厦者陵雲之基形弘敞之勢兆未備者榱桷朽壞而
已得不謂班倭惜之手鑄寶劍者負斷犀之姿照舍斗之氣所
關者淬拭發矟而已得不謂歐冶惜之手載伏觀大夫起自堯
山宰奮臂遊長安以完備之才進於明君不十數年佩虎符握
龍節有盛德勲庸于世真天下特達之士也載亦敢以肺腸之
事干之誠能迴公方才之地爲小子生涯庇庥之所移公盈月
之俸爲小子度世衣食之業使隱不違親男疑道以靜片言之
下大獲素尚即赫赫巍巍之稱當在寰宇之內不在主客也載
聞蒲牢之鍾擊之以筵筓叩者之誤也鯨鯢之以秉庾載者之
咎也今載欲發大名壯志敢以細言詭數上干高明乎且常見
前賢房太尉書贈張燕公云欲起自燕國公門下矣載亦欲感
君之恩望公之顧使異日之談亦起自夫人門下矣詞理如此
不合經義退自思肯終用慙媿伏惟溟渤之浪濟容尺波幸甚
幸甚不宣載再拜

上李實尚書書

韓愈

月日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再拜奉書尚書大尹公集無

公閣下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奸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其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况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効其懇懇謹獻所為文兩卷凡十五篇非敢以為文也以為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上陳給事書

白居易

正月日鄉貢進士白居易謹遣家童集作僮奉書獻於終事閣下伏以給事門屏間諸謁者如林獻書者如雲多則多矣然听其辭

一辭也觀其意一意也何者率不過有望於吹噓翦拂耳居易則不然今所以不請謁而奉書者但欲貢所誠質所疑而已非如衆士有求於吹噓翦拂也給事得不獨為之少留意乎大凡自號為進士者無賢不肖皆欲求一第成一名非居易之獨慕耳既慕之所以竊不自撥嘗勤苦學文迨今十年始獲一貢每見進士集有之字中有一舉而中第者則欲勉狂簡而進焉又見有十舉而不第者則欲引駑鈍而退焉進退之宜固昭昭矣而愚者自惑於取集作趣捨何哉夫蘊竒挺之才亦不自保其必勝而一上得第者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抱瑣細之才亦不自知其妄動而十上下第者亦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豈非知人易而自知難邪伏以給事天下文宗當代精鑒故不撥賤集作淺陋敢布腹心居易鄙人也上無朝廷附離之援次無鄉曲吹噓集作煦

之譽然則孰爲而言哉蓋所仗者文章耳所望者主司至公耳
今禮部高侍郎爲主司則至公矣而居易之文章可進也可退
也竊不自知之欲以進退之疑取決於給事給事其能捨之乎
居易聞諸神著靈龜者無常心苟叩之者不以誠則已若以誠
叩之必以信告之無貴賤無大小而不之應也今給事鑒如水
鏡言如著龜邦家大事咸取決於給事豈獨遺其微小乎謹獻
雜文二十首詩一百首伏願俯察悃誠不遺小道集作賤小退公之
暇賜精鑒之一加焉可與進也乞諸一言小子則磨鉛策蹇騁
力於進取矣不可進也亦乞諸一言小子則息機斂跡甘心於
退藏矣進退之心交爭於胸中者有日矣幸一言以決集作之
旬日之間敢佇報命塵穢聽覽若奪氣褫魄之爲者不宣居易
謹再拜

與師臯書

楊真卿

前人

師臯足下自僕再來京師足下守官鄆縣吏職拘絆相見甚稀
凡半載集作年餘與足下開口而笑者不過三四及僕左降詔下

明日而東足下從城西未抵昭國防已不及矣走馬至澹水纔
及一執手憫然而訣言不及他爾來雖手札一二徃來亦不過
問道途報健否而已攀集作攀結之志曠然未舒思欲一陳左右
者久矣去年六月盜殺右丞相於通衢中迸血髓磔髮肉所不
忍道闔朝震慄不知所去僕以爲書籍已來未有此事國辱臣
死此其時耶苟有所見雖畎畝卑隸之臣不當默默况在班列
而能勝其痛憤耶故武相之氣平明絕僕之書奏日午入兩日
之內蒲城知之其不與者或誣爲僞言或構以非語且浩浩者
不酌時事大小與僕言當否皆曰丞郎給舍諫官御史尚未論

請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僕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
夫誠賤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獨進封章謂之忠謂之憤亦
無愧也集作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且以此獲辜故何以集

如耳况又不以此為罪名乎此足下與崔李元庚輩十余人為

我悒鬱集作悒悒長太息者也然僕始得罪於人也竊知之集作自

矣當其在近職時自惟賤陋非次寵擢夙夜報集作腆愧思有以

稱之性又愚昧不識時之忌諱凡直奏密啓外有合方便聞於

上者稍以歌詩道集作導之易者欲其易入而深戒也不我同者

得以為計媒棄之詞一發又安可君臣之間自明白其心乎加

以握兵於外者以僕絜慎不受集作受賂而憎秉權於內者以僕

者獨不附已而忌其余附離之者惡僕獨異又信信信吠聲唯

恐中傷之不獲以此得罪可不悲乎然而察友益相重交遊益

相信信於近而不信於遠亦何恨哉近者少遠者多多者勝少

者不勝又其宜矣師臯僕之是言不發於他人獨發於師臯師

臯知我者豈有愧於其間哉苟有愧於師臯固是言不發矣且

與師臯始於宣城相識迨於今十七八年可謂故矣又僕之妻

即足下從父昧可謂親矣如是故如是親集作是如人之情又

何加焉然僕與足下相知即不止此集作不在何者夫士夫之集

大家閨門之內朋友不能知也閨門之外姻族不能知也必待

友且姻者視僕撫骨肉待妻子馭童僕又何如哉小者近者尚

不敢不盡其心况大者遠者乎所謂斯言無愧而後發矣亦猶

僕之知師臯也師臯孝敬交愛之外可略而言足下未應舉時

當常充賢良直言之賦其所對問志磊磊而詞謬謬雖不得第

僕始愛之及與獨孤補闕書讓不論事與盧待即書請不就職

與高相書諷成致仕之志志益大而言益遠而僕愛衆之心繇是加焉近者足下與李弘慶友善弘慶客長安中貧甚而病亟足下爲迎致其母安尉其心自損其集無其字衣食以致集作續其醫藥甘旨之費有年歲矣又足下與崔行儉遊行儉非罪下獄足下意其不幸及於流竄勅下之日躬俟於御史府門而行李之具養活之物崔生顧其傍一無闕者其餘奉寡姊親護其夫喪撫孤甥誓畢其婚嫁取貴人子爲婦而禮法行於家由甲乙科入官而吏聲聞於邑凡此數者皆可以激揚頽俗表正士林斯僕所以響慕勤勤豈敢以骨肉之姻形骸之舊爲意哉然足下之美如此而僕側聞蚩蚩之徒不悅足下者已不少矣但恐道日長而毀日至位益顯而傍益多此公伯寮所以想仲由季孫所以毀夫子者也昔衛玠有云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加

可以理遣故至終身無喜愠色僕雖不敏常佩此言師臯人生未死間千變萬化若不情恕於外理遣於中欲何爲哉欲何爲哉僕之是行也知之久矣自度命數亦其宜然凡人情通達則謂由人窮塞而後信命僕則不然十年前以固陋之資瑣考之藝與敏手利足者齊驅豈合有所獲哉然而來名而得名求祿而得祿人皆以爲能僕獨以爲命命通則事偶事偶則幸來幸之來尚歸之於命不幸之來也捨命復何歸哉所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者以集作實如此也又嘗照鏡復集作或觀寫真自形相骨非貴富者必矣以此自決益不復疑故寵辱之來不至驚恠亦足下素所知也今且安時順命用遣日集作歲月或免罷之後得以自由浩然江湖從此長徃死則葬魚鼈之復生則同鳥獸之群必不能以掇攫利者推量其分寸矣足下輩無復見僕之

光塵於人寰間也多謝故人勉樹令德粗寫鄙至兼以為別居
易頓

答戶部崔侍郎書

前人

侍郎院長閣下戶部牒中八月七十日書具承康寧喜與抔會

并別觀手翰論集作叙綢繆何眷好勤勤若此之不替也幸甚

幸甚首垂問以鄙况况一疊鄙况二字不足云蓋默默死兀委順任化而

已次垂問以體氣除旧目疾外雖不甚健亦幸無急疾矣次垂

問以月俸月俸雖不多然量入以為用亦不至凍餒矣又垂問

以舍弟渠從事東川近得書亦集作知無恙矣終垂問以心地

此最要者輒梗槩言之頃與閣下在禁中日每視草之暇匡床

接枕言不及他嘗以南宗心要互相誘導別未閑獨隨分增

修比於曩時亦似有得得中無得無可誇言未書云粗示可乎

斯不可也又知兵部禮尚書同在南宮錢簫二舍人移官閑秩

退朝之暇數獲晤言每話舊遊輒蒙見念此蓋君子久要之心

不為榮悴合散增減耳而不佞者又何幸焉然自到潯陽忽已

周歲外物盡遣中心甚虛雖賦命之間則有厚薄而志懷之埋

集作後亦無窮通用此道推類然自足又或杜門隱凡塊一作然

自居木形灰心動逾旬月當此之際又不知居在何地身是何

人雖鵬鳥集於前格柳生於肘不能動具集作於心也而况進退

榮辱之累耶又思頃者接確詩論走常有言薦於執事云心與

跡多相戾道與名不兩立苟有志於道者若不幸於外是幸於

內猥蒙歡賞猶憶之乎今之身心或近是矣退思此語無省初

心求仁得又何不足之有也前月中長兄從宿州未又孤幼弟

姪六七人皆自遠至日有糲食歲有麤衣飢寒獲同骨肉相保

此亦默默委順之外益自安也况廬山在前九江在左出門是
滄浪水舉頭見香爐峯東西二林時時一往至於瀑水恠石柱
風杉月平生所愛者盡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適也
今日之心誠不待此而後安適况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
安適又適而不知命之窮老之至也院長公望日重啓沃非遙
仰惟勉樹勲名勿以鄙劣為念

杜牧

授知己書

杜牧

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復曰知我
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此聖人操心不顧美華作顯非世之人
是非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莒敖公不知及莒敖公有難柱厲叔
死之不知我則已及以死報之蓋怨不知之深也豫讓謂趙襄
子曰智伯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此乃烈士義夫有材集

財下感其知不顧其生也行無堅明之異材無尺寸之用泛泛
然未知於人知則不能有所報不知則怒此乃衆人之心也聖
賢義烈之士既不可到小生有異於衆人者審已切也審已之
行審已之材皆不出衆人亦不求知於人一作於人已或有知之
者則藏縮退避唯恐知之蓋深自度無可以為報効也或有因
緣他事不得已求知於人者苟不知未賞退有懟言怨色形於
妻子之前此乃比於衆人唯審已求知也大和二年小生應進
士舉當其時先進之士以小生行可與進業可益修喧而舉之
爭為知己者不啻二十人小生邇來十年江湖間時時以家事
一抵京師事已即返嘗所謂喧而譽之為知己者多已顯貴未
嘗一到其門何者自十年來行不益進業不益脩中夜忖量自
媿於心欲待何說復於知己之前為進拜之資乎默藏縮苟免

寒飢為幸耳昨李巡官至忽傳閣下旨意似知姓名或欲異日必錄在門下閣下為世之偉人鉅德小生一獲進謁一陪讌享則亦榮矣况欲異日終置之於榻席之上齒於數子之列乎無攀緣絲髮之因出特達個儻之知小生自度宜為何材可以塞閣下之求宜為何道可以報閣下之德是以自承命已來審已逾切拊心獨驚忽忽思之而不自知其然也若蒙待之以衆人之地求之以衆人之材責之以衆人之報亦庶幾異日受約束指顧於簿書之間知無不為為不及私亦或能提筆伸紙作詠歌以發盛德止此而已其他望於古人責以不及非小生之所堪任伏恐閣下聽聞之過求取之異敢不特自發明道說其衷一開閣下視聽其他感激發憤懷愧恩德臨紙汗發不知所裁其恐懼再拜

上鹽鐵崔尚書

薛逢

伏丞相公忽承明詔遠赴闕庭天下傾心廟堂虛席沙堤尚在復瞻丞相之車蓮幕重開再理將軍之弟伏想華軒擁路賀客盈門喜集領原風隨鴈序昨者幸從祗拜獲貢姓名言及曩時期於遠路鉛黃入鏡顧陋質而多宜金石宣聲覺巴歛之寡和因敢專馳狀啓遠謝恩知伏慮方倦將迎未暇披覽實慮獎掖失在毫釐其啓狀本謹別錄上伏望聯竹之際一賜發揮俾風波之路不迷見常稱譽數四心朝旦夕必擬提携伏見吾兄當數集會時望深賜重言也某頓首

與崔况秀才書

前人

自今日春榜到縣當日差人持狀到京方乘車騎尋已東去恨結之至空積下情不審自歸淮南尊體何似伏計不乖將息遠

想淮山秀澗水木幽竒扇枕之餘驅吟自適甚盛甚盛某龍鍾
山縣忽忽過時素秋軫懷華髮棲鬢昔日陵雲之志自覺泥蟠
今茲失路之人誰為鄉導但飲水勵節食蘖若心用省刑名以
安疲瘵除此之外非愚所知故人恩隣曾不憫念秋風已戒關
路須西樵文誰與儔比一日千里今也其時居安既名古人所
慎某頓首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二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三

書二十七

遷謫下

投知己書一首

獻南海崔尚書一首

雜書

與徐陵請王琳書一首遺崔贖書一首

與博昌父老書一首

答楊賁處士書一首

與王式書一首

與李翱書一首

遷謫下

投知己書

或云與大理楊卿書

劉蛻

復何事哉弓矢乎制敵之事今為道衛羽儀金華乎勇衆之器
今為節奏和聲射宮蓬蒿幽燕少年恥蹈其下文之用莫過乎
當時文之人莫過乎閣下復何事哉漢既治詩書禮樂皆已逸

墜求亡書者故冬官考工開千金之購議帝制者進退贊拜定
茅莚之中而今河洛塚壁圖簡編倫登降俯仰不倒步序便蕃
之儀莫過乎當時優游之學莫過乎閤下復何事哉材力既以
相舉忠正得以相扶及秦其為人詆言東漢為之黨禁公道畏
忌相顧而野死今布衣匹夫得歌王公大人之盛得先進達生
得薦布衣匹夫之事業唯其公當舉之不以為疑扶之不以為
黨無私之道莫過乎當時舉能之心集作人莫過乎閤下嗚呼苟
有其時而無其人雖有譽能之心集作人斯為閤下惜有其人有
其時而閤下苟不留意屬念斯為末世弔蛻生二十餘年已過
當時之盛棲逢困辱者過集作未遇當時之人書成而嘗樂乎其
時出車滿於道路而才高於蛻忌蛻侵已才下於蛻畏蛻擅名
是以深知之者不得終其朝疑欲振之者又自無其力已謂其

書空

集作終

為末世乎已矣乎不意得與閤下不為異世同乎文

所謂當時之人斯非閤下者乎則其人未死口能言手能盡

集作畫

閤下見之復用何以接一之既接之復用何詞以譽之

得盡其才接之得盡其禮斯人也讀書業文德集作得有知

已居窮守道死且不朽復何事哉復何事哉

獻南海崔尚書書

前人

所謂大丈夫豈天使為之哉以其進為天下利退有百世名顯

為諸侯師默成萬

一作高非

世法而已為退默者為退人得時而退

默者為自進為進顯者為必行不得時而進顯者為失志是以

惟才盛德不可不兼其時故無其時不可行也有其時而志未

達又不可行也志達而未信於天下又不可行也上位之人有

不可故下位之人有踰垣塞牖而自遁者又豈唯退默而已矣

集作 方今天下百姓不敢爭步畝四夷不敢犯守陸自元和已

後國家不傷一夫不亡一矢雖有豎子弄兵曾無根一作穿皮

蠹之患尋已伏誅一作然而閭下不謂無其時乎昔雍丘不能

以才達求討吳蜀以自試班超不能守其家儒然後得官校尉

夫文一有家之二字不遇清世不允操弓矢而擐甲胃也今則仕由文

學著官自清顯尊閣下不謂志未達乎夫南海實莞權之地有

金珠具甲修牙文犀之貨非茂德廉名國家常重其人閣下不

謂未信於天下乎當其時士亦固不以天下之廣居自隘九字一作

不以天下之廣自隘以居其身不以天下之道自負以不知已故賂媒請介

則不忍為守媒待介或有所自弃故退默者不得不自進矣閭

下以謂時乎未可也嗚呼蛻之生於今二十四年雖天有南無

可置其門雖天有東不得開其序伏臘不足於糗糧冬夏常若

於較濕然而因時著書滿十卷自謂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

不有得於人必有得於鬼神今則力疲而天下笑日暮而郵舍

閉今閭下則踰垣塞牖而雖然當閣下進為天下利而又顯為

諸侯師之時柰何得有踰垣塞牖之悅乎故先自弃南嚮再拜

不勝懇懇窮泰有時未可知也謹貢舊授刺書一卷以其最近

於情雜歌詩共二十卷以其頗有送事伏惟周賜觀覽無憚僂

矣一作皆唐文粹

雜書

與徐陵請王琳首書

竊以朝市遷貿時傳骨鯁之風曆運推移間表忠貞之心迹故

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

播美北齊書南史有於字前書垂名二本有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

胄沂州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愬藩北齊書伯

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寔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脩

而天厭梁德尚思匡救二本雖繼二本包胥之念終邁萇弘之

青洎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經二本

旅臣之嘆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己忘此捐軀至使身沒九泉

頭行萬化齊書里誠復馬革裹尸遂其生平志原野暴體二本

全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瑒

早蓬末僚預參下席何公二字一作之吐握感君荷魏公之

知遇是用沾二本中拭袂痛可識之顏廻腸疾首切猶生之面

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芻賤

竊亦有心琳往二本莅壽陽頒存遺愛遊江左二本非無舊此

齊書德比肩東閭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元二本無元字彼境還

瑩二本宅窳庶孤墳既築或飛所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

淚之民二本近故舊王維二本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

陳昔廉公告逝即肥川而建瑩域孫叔南史作云亡仍芍陂而

植楸楨由此言之柳有前一本例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

人滄州島上獨有悲田之士二本昧死陳祈伏待刑憲

遺崔贖書

隋豫章王見隋書崔贖傳

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

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恠之何乃脫略官榮柄遲藩

邸以今望右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鈎

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陟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

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

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苞舉臨淄大

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璫筵躡珠履歌山桂
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
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
言寧俟繁辭

與博昌父老書

駱賓王

某月日駱賓王謹致書於集作大字博昌父老等承並無恙甚善甚

善集作幸善雲雨俄別封集作風壤異鄉春渚青山載勞延想秋天

白露幾變光陰古人云別易會難不期集作其然也自解携襟袖

將十五年交臂存亡略無半在陸處士集作張學士溘先集作從朝露

辟閭公倏掩夜臺故舊集作吏門人多遊蒿里耆年宿德但見松

丘嗚呼泉壤殊途幽冥未隔人理二字一作失理非危促天道奚言感

今懷舊不覺涕之無從也况過隙不留藏舟難固追惟逝者浮

生幾何衰緣物興淚因情起集作事因情感雖蒙莊一指殆先覺於勞

生秦逸三號遽集作詎忘情於恒化啜其泣矣尚何言集作云又

聞移縣就安故城解宇邑居咸從其地里開阡陌徒有其名荒

經三秋蔓草滋於舊館頽墮四望拱木多於故人嗟呼仙鶴歸

未遼東之城郭猶是靈鳥代謝漢南之陵谷已非昔吾先君出

宰斯邑清芬雖遠遺愛猶存延首城池何心天地雖則山河四

望是稱魚棗之墟松楸千秋有切維桑之里故每懷宿昔尚想

經過于役不遑駕言徒極集作願言徒擁今西成有望東戶無為野老

清談怡然自得田家濁酒樂以忘憂故可洽賞當年相驩卒歲

寧復心集作惠存舊好追思昔遊所恨跋予望之徑集作經途密邇

佇中衢而空軫巾下澤而莫因風月虚心刑留神往山川在目

地集作空邇人遐以此懷勞增其嘆息情不遺舊書可盡言

答楊貢處士書

上德無為其次為而不擾及邦歲暮

集作暮

而人疲如初

集有終字

日

以貢賦不入獲譴於上官遂以州比不調之琴思解絃更張之

義算口徭輸賦

集作賦

以代他征意欲因有為以成無為為未著而

人已告怨跡其所以然無德故也夫尊政齊刑民猶免而無恥

况權道以及經為用去德逾遠使無速謗末由也已所喜幸苟

有過吾子知之貽書見讓以直諒相益商也起予孟孫愛我吾

子兼之矣愧辱嘉貺顧無以當之三復白圭欲罷而不能然來

書所陳富人出萬今易以千貧人出百今亦數倍富倍優貧倍

苦竊詳雅旨事或未然昨者據保簿數百姓并浮寄戶共有三

萬三千比未應差科者唯有三千五百其餘二萬九千五百戶

蠶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錢以助王賦詩不云乎或燕燕居息或

盡瘁事國在於是矣每歲三十一

集無一字

之貫之稅悉鍾於三千

五百人之家謂之高戶者歲出千貫其次九百八百其次七百

六百貫以是為差九等最下無本丁租庸猶諭四五十貫以此

入焉得不襁因事焉得不日戢其中尤不勝其任者焉得不襁

負而逃若以已困之人已竭之力杼軸不已恐州將不存苟以

是為念安敢不夙興夕惕思有以極之方今為口賦誠非尋典

意欲以五萬一千一之力分三千五百家之稅愚謂之可

集作可復

使多者用此以為裒少者用此以為益損有餘補不足之道實

存乎其中富人貧人悉令均減倍優倍苦何從而生竊料動搖

不安以遁逃相扇者不過以規避之戶與寄客耳此輩浮食偷

安以久漏差科惡同均稅賦之名祇思苟免若編戶地著者雖

驅之使逃亦固不從今已擇吏分官以辨其差等

集作等差

量分入

賦其數懸榜以示之信若信之不明分之或過等差之不均官
吏之不仁困而後去誰曰不可乃未及知歛之薄厚辨之濟否
望風聆聲遽告勞而逃斯豈為政者之過乎顧禮義之不懋孰
能恤叛者之言耶天下無食玉土之臣寧有不輸王賦之民此
輦飲國之澤食地之利將薄歛以助逋賦則曰絜妻子而去之
是知集作鳥獸蠻貊無以異矣其未既不可以奉征税其去亦
何足以病州縣違之一邦亦猶是也等不為用又焉能資鄰然
計斯人之徒亦未必悉然固或有不去者焉庶幾其所濟猶大
不防之於微拙誠有之奉教省躬集作三省敢不知罪子產鑄刑書
作兵右薄賦以救鄭國而獲譏於叔向及才不如子產口筭不
如兵賦而吾子之言過於向之直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簿領拘
限莫由詣展未見君馳誠無極不宣舒州刺史獨孤及頓首

與王式書

歐陽詹

公範足下長史及大人以薄官

某大門任溫州長史大人任博羅縣丞

予自能記

憶只見驅集作馳

載長幼勤勤南北予雖童稚意甚不居洎有安

國丞潮陽掾

某兄暮任安國縣丞兄嘗任潮州司倉

予時已冠似或議事以為地

分遐陋進取無門必無遠大若肄業承家則安固潮陽亦幾於

不墜矣便懷耕食鑿飲之心焉事親敬長之道睦友與人之義

恂恂自勉不意竊鄉曲之譽所疑不忘質所見不忘述時時有

德多幸忝儕類之歸加以薄窺墳典

集作適有章句濮陽仲宣

河東千齡榮陽從易濟北有融琅邪次臣

吳潘字仲宣薛壽字千齡鄭簡字從易康

憚字有融王雲卿字次臣則某鄉曲之人皆有識度為州里所重者

皆博雅明達君子公範亦

其人焉每論性行量識度評學業酌文詞不以虛薄往往掛於

牙齦予年二十有一公範與辟公則可予以進士之目而有令

予觀國之心予以群公所賦之名繹先賢正名之旨進士者豈
不言其可以仕進而能裨助政化始自下而升上終自上而利
下者也近代亦曰舉人實古今舉賢進能之科也則有若風后
力牧膺黃帝之舉舜禹稷契膺唐堯之舉縉雲高陽膺虞舜之
舉伊尹姜牙膺湯武之管仲冀缺膺相文之舉五段三傑膺嬴
劉之舉皆齊聖廣淵明允篤誠立功立事出於人表之心流也
降自晉宋齊梁則有若陸機鮑昭謝朓江淹亦以登庸雖道德
器用不及曩臣而詞學風集作流為一時之秀想當群公之舉
論豈容易我度力不任又先與靈源道士虹巖逸人某鄉人
明濟道人羅山南靈源有潘湖合鍊奉養之契潘湖公範上下
虹巖其所居山明也乞從宿忘勤勤懇懇獲與靈源虹巖同居者三十年公範與群
公雖不苦以前事相迫而流言時至建中初因當道廉察故相

國常公本州將故中書舍人薛公南澗之談西湖之禮常相公

察觀使薛舍人典泉州日子以薄劣見知二公於南澗寺有所

剪飾及予辭歸故林于西湖泛舟致錢也丹青目下程準前期公範與群公激勵轉加予亦稍信云云之

勸時兄弟親屬方以衆情聞於大人大人與群公遂有龍首之

會龍首山各馳予特詢可否至於再三群公不悔前言以為可

固可必人之子 皆欲其升高致遠至其秋大人則遣從計吏

命當發之日大人及慈親親祭行於東郊公範與群公亦共餞

神餘於野席離觴既輟大人誠勗數言言可切骨銘心征車云

動慈親嗚咽數聲聲堪斷腸禡魄公範與群公備見聞也慰上

下之望在乎早成名早歸寧余必不惜伎能而有所馳墜集作

以深上下念汲汲搖搖如旌如翹受遣之明年達於長安賃廡

六秋禮闈四上頰昂激藏集作頰之力累為簸揚弃反躬忖已

徘徊又疑豈常薛公輕於布素而有佞歟為群公温良交朋而

不忠歟

集作為群公良與朋友有忠歟

楊朱對岐墨翟觀素勁捷之志半作歸

心况以近夢慈親以亂絲繞予之身萬重又夢大人齧予臂見血蓋神祇以大人誠切遠警於予焉絲繞者豈非思念纏綿之象也齧臂者豈非齧指令歸之義也萬重見血者豈非示其甚也公範與予遊處最深者且莆陽讀書接席五年其於為人公範知人莆陽去家四百餘里晨昏之思忽至珍異之味忽得亦不以始昨違離便奔馳而玄性自天至實非勉為今一辭庭闈而踰半紀以本心每每馳戀若此魂夢昭昭感發如彼日夜之心公範可量竊欲審覈良焉撥分進退阻故人無新知况不可問因孝使迴更願有決斯科也先以才藝取次以德行伸大之事君細之集作臨人如予所習可以當之於取乎如子事親可以移之於君乎如子理身可以施之於人乎其可也則待命待知庶榮親之道抑温清之心如其不可則任材任器息於進集時之機謝風塵之苦書至與裁裁已違復家在國在佇為去就子於為子之道所恨不知也知必無不竭若於為臣之道所恨不知也知必無不為人生於世區區者所務豈不立名乎有名於國亦名也有名於家亦名也子何攘臂於其間醜於家而美於國哉子無此心亦公範知之東風扇和山青水綠野芳且榮林鳥時鳴罇有酒匣有琴公範休暢某再拜

與李翱書

韓愈

使來

集作

辱足下書歡媿交

集作

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書言

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耶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

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携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為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集有誠字謂我入京誠集有誠字

有所益乎僕之所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

驅集作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集作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集作

合乎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行行

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

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

得集作不以明天子在賢公卿在下布衣為帶之士談道義者

多乎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

相愛不相忌集作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集作終安所

為乎嗟乎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

乎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汙

而處其所可樂哉非我願為集作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

故也僕於此豈以為大相知乎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飢而食飽

而嬉杭本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

所集作愛於我者尤少不知我者尤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

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

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

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昔者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

飲集有在陋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集有而字

為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

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

難乎之聞我言亦悲淚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違離久乍還侍

左右當日歡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三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四

疏一

封建

此門二疏並是請武后復政太子英華因弟一篇及封諸孫是誤立封建門當改為復粹

請復子正位疏一首

請則天皇后復位於太子疏一首

行幸

諫太宗畋獵疏一首

諫蓋官仗內射生疏一首

諫則天皇后幸三陽宮疏一首

邊防

諫太宗親征高麗疏一首

諫高宗將伐高麗疏一首

言踈勒等凋弊疏一首

言河朔人庶疏一首

諫不破突厥疏一首

言西蕃疏一首

書籍

諫不賜吐蕃書籍疏一首 請置官買書疏一首

封建合作復辟已注在前

請復子正位疏一作請封建皇

蘇安恒大元

臣聞曆數在躬握璿璣者哲后天命攸屬臨寶極者聖人或揖讓而昇或干干以定二途一也今古共之伏惟皇帝陛下德合天地澤流海河廢物和平靈光充塞臣謂胥庭之化無以過也陛下欽先聖一作聖皇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豈不以極斯大節成此鴻勳應天順人于今二十餘年矣臣馳情緬素竊見女媧之代風俗簡朴人淳易理垂衣拱手不足可言洎漢朝以惠帝幼冲呂后監撫享國八歲日不暇給雖傳簡策亦烏足道哉豈如陛下之在位五星同色四海無波陛下造明堂即祖文宗武之業也封宗岳則萬一時之事也受寶圖即河圖洛書之瑞也功

既大矣業復成矣即當捐其犬馬減其服御觀四大其如遺視

萬乘其若脫陛下豈不聞一作思虞舜褰裳周公復辟良以大禹

至聖成王既長推位讓國其道備焉故舜之於禹事祇族親且

與成王不離叔父且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

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一作或作何異陛下之身陛

下年德既尊寶位將倦機務殷重浩蕩勞心一作心神何不憚位東

宮自怡聖體陛下縱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其若大寶何其若人

事何陛下輟金輪聖神等號即是馱倦萬機之象此謂天意也

太子以奸臣枉構久已自新相王推位青宮退居朱邸天下聞

之莫不驅吟聖代此謂人事也故知天意人事鍾我聖朝大臣

重祿不言近臣是罪不諫使吾君有堯舜之位不行堯舜之道

故書曰后德惟臣此真謂也臣又聞自古一作昔明王之以孝理

天下者不見二姓而姓王也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等承陛下之蔭覆並得封王臣恐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為公侯任以閑薄一作簡曹務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土之侯一作封此非長久計也臣請四面都督及要衝州郡分土而王之縱今年尚幼小未聞一作聞養人之術臣請擇立師傅成其孝敬之道將以夾輔周室藩屏皇家使累葉重光鑿祀不輟斯為美矣豈不大哉臣今又聞胡賊侵邊胡中國陛下居惣章申廟筭赫然發怒分閫出師輓粟飛芻十室而九燒斡鑠刃以時繫年即士卒不違府庫空竭此其謂也陛下若能告倦萬機推位太子分州列郡以王子孫自然四夷聞之繫頸面縛百姓聞之鼓腹擊壤史臣曰掩燭燧而邁胥庭後代聞之曰四三皇而五六帝豈虛也哉豈虛也哉臣山中一草茅耳無擊鍾鼎食之榮有碩學鴻儒之業臣來日跪而辭父父謂臣曰丈夫處代君子生年必當獻一謀畫一策厥塗不就草木何殊今上有堯舜之德下有穆尚之位古人有言欲安其家必先安國欲安其親必先安其君當今天下雖安亦有未然之計故書曰若昔大猷制理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此其謂也臣母又謂臣曰朝暮倚閭而表汝若能上千人主進書獻說揚名後代以榮父母是吾之子也臣感父母之言明發不寐今故杖策千里徒步三川雖牽拙而無同敢獻芹而竊抃陛下若採微臣一之善成家國萬代之基臣之懇誠幸甚謹言

此篇六百卷勸進表門重出前已削去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請則天皇后復位於皇太子疏武后前人長安二年

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者

忠臣之過歟臣道不軌者烈士之過歟昔者先皇晏駕留其顧
託將以萬務殷廣令陛下兼知政舊唐書事雖唐堯虞舜居其
位而共工伯鯀唐書在其朝間陛下骨血之恩阻陛下母子

之愛愚臣謂聖情以運祚將衰唐書極斯大節天下之人謂陛

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老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

言莫進姦邪乘時文粹作姦夷狄紛擾屠害黎庶陛下雖納隍

興唐書念亦何以唐書救此生靈臣聞天者神堯之皇之天

下也昔隋失馭小人道長群椎駭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

鳳翔參野削平寓縣龍飛踐唐書極歆血為盟指河為誓非

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資文粹故

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

生德乘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昔在諒陰相

王又非長子陛下恐宗祀中絕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廻

唐書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實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

四方取則文粹陛下蔽太子之元良在太子之神器何以教

天下毋慈子孝焉何以使天下移風易俗焉惟陛下思之將何

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

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

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此之謂也陛下不如高揖樞唐書務自怡唐書聖躬命史臣以

書之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

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

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暫輟萬務唐書詳臣

愚見陛下若以臣為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若以臣為不忠

則斬取臣頭以令天下

行幸

諫太宗畋獵疏

虞世南

臣聞狄獮冬狩蓋為恒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摧班碎舊唐書作班掌親御皮軒

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凶剪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

用充軍器貞觀政要作實旌旗較獵唐書作舉式遵古典唐書前篇然

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仰你心清道而行

猶戒街楹斯蓋慎重唐書作重慎防微為社稷計也是以馬卿直言

唐書前篇作諫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賤微唐書作微未前唐書作未察唐書作未敢

忘斯義且夫弧矢畢陳唐書作且夫弧矢星畢唐書作且夫所殪已多頒禽

賜獲呈恩亦溥伏願時前篇作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

降納消澮之流袒裼徒塲任之群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代

此篇六百二十卷重出前已削去

諫蕃官仗內射生疏

臣元超臣聞春蒐夏苗前生之令典教兵訓卒有國之宥規伏

惟天皇以欽明馭寓中外禔暫福因農隙駐蹕近郊一物一事

並從減省在公在私莫不幸賴時惟令月景淑風和宸襟有豫

百靈胥悅臣曲荷恩徽重得奉倍鑿駕下情欣躍實倍恒品但

以馳原赴草親行聖躬飛倉走黃頰留神矚控權奇之馬逸雲

影趨矯傍惶之前椎飛星落上截飛鳥下斃狡兔唯恐朽株蟻

埴不宜輕之千金之子猶有垂堂之誠萬乘之尊豈忘衝楬之

慮又諸蕃首領參豫羽獵天皇以德綏遂亦操弓持矢既非族

類深用為虞臣雖庸劣嘗聞前古今冒死以為言者非謂出之

敢諫唯望經川谷不測之地入藁林可畏之途緣龍駟以揚鑿
儼風輿而按節三韓雜種十角魁渠勿使咫尺天顏處於交戟
之外處思宗廟之重允副黎元之心凡在懷生幸甚幸甚臣之
性命惟天皇宥之臣之冠冕惟天皇賜之謹冒死以聞輕觸龍
鱗心靈交戰謹言

諫則天皇后幸三陽宮疏 已見六百卷 張說

邊防

諫太宗親征高麗疏 褚遂良

臣聞有國家者譬諸其身兩京等於腹心四境方乎手足他方
新唐書絕域若此 一作身外臣近於坐下伏奉口勅布語臣下
作珠裔云自欲伐遼臣數夜思量不達其理高麗王為
陛下之所立莫離支輒殺其主陛下討逆收地斯實承機關東

賴陛下德澤久無征戰但命二三勇將 新唐書發四五萬人

一作發兵飛石輕梯取如迴掌大聖 二字一作有作必履恒規

貴能克平克亂駕御口傑惟陛下弘兩儀之道弱三五之風提

厲人物皆思効命昔侯君集李靖所謂庸夫猶能掃萬里之高

昌平千里之突厥皆是陛下發蹤指示爾 此字無聲歸聖明臣旁

求史籍詳 一作乎近代為人之至無自代遼者人臣徃征則有

之矣漢朝則苟彘楊僕魏代 一作則毋丘儉王頎司馬懿猶為人

臣慕容真僭號之子皆為其王長驅高麗虜其人民間城平莽

一作豈止俯同於六字昔翦平寇逆大有瓜牙年齒未衰猶堪任用

匪唯陛下之所使亦何幸而不克方今太子新立年實幼少自

餘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旦棄金湯之金湯之金渡遼海之外臣

忽三思煩愁並集大魚依於巨海神龍據於川泉此謂人君不可離一作輕而遠也且如一作以長遼之左或遇霖霖水潦騰波平地數尺夫玄菟濱海途深難測一作帶方玄菟海途深渺非萬乘所宜行踐東京太原謂之中地東撫可以為聲勢西指足以摧延陀其於西京逕路非遠為其鄙度以設軍謀一作謀繫莫離支頤獻皇家之廟此實處安全之上計社稷之根本特乞天慈一垂省納一作察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諫高宗將伐高麗疏

李君球

臣聞心之庸一作病者不能緩聲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之忠一作慈者不能隱情且食君之祿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下之祿矣其敢愛乎身臣聞司馬法白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安一作安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主明王重行之也憂人力之

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之患故古人云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昔秦始皇好戰不已至乎一作干失國是不愛其內而務其外故也漢武遠討朔方殆乎萬里廣拓南海分為八郡終於戶口減半國用空虛至於末年方垂哀痛之詔自悔其失彼高麗者遐荒一作僻側小醜潛藏山海之間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棄其地不足以損天威何至乎疲中國之人傾府庫之實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蠶織陛下為人父母不垂惻隱之心傾府庫二字有限之貲貪其一作於無用之地設令高麗既滅即不得不發兵鎮守少發則兵威不足多發則人心不安是乃疲於轉伐萬姓無聊生也萬姓怨一作無聊則天下貶矣天下既貶陛下何以自安故臣以為征之不如不征滅之不如不滅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言疎勒等凋弊

文粹作請罷百姓

西狄仁傑神功

元年

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

舊唐書作疆

之外故東距滄海

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

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

日之四境已途於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代於太原美化行於江

漢是則

舊唐書作則非

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凶奴無

歲不犯

唐書作隋

邊殺略

舊唐書作琮

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

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

於漢明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

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

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

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為限竭資財以聘款非但不愛人

力亦所失天下

舊唐書文粹並無下字

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

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

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籍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

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

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悞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故能

為天所祐也昔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

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

新唐書作左

戍四鎮東

新唐書

書作

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幣間乎西戎

舊唐書文粹作問手西域

事等

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

守行役既久怨曠益多昔時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豈不

懷畏歸彼罪罟念役蒸

舊唐書作共

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

之詞也上不是恤則政不行而

而字新唐書作政不行則

邪

新唐書作害

氣

作和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飢謹蜀漢逃忘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為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中乖子育舊唐書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質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並舊唐書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尅平九姓冊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實文粹無實字綏邊之故事竊見阿使那斛瑟羅新唐書陰山貴鍾代惟沙漠若付舊唐書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為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新唐書則恒

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况撫綏夷狄蓋防其越逸苟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較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為不勤修政故也伏惟陛下弃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為念阻常舊唐書勅邊兵謹守備蓄銳以待敵待其自致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遠斥侯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獲虜舊唐書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

言何朔人庶疏武后

前人聖曆初

臣聞朝廷議者以為契丹作梗始明人之逆順或因迫脅或有顛從或為一作偽官或為招慰或兼外賊或是土人跡雖不同

心則無別誠以山東推猛由來重氣一顧之勢至死不回近緣
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一作別屋賣田人不為售

內顧生計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渙因事而起取其髓腦曾無
媿心修築城池繼兵甲州縣役使十倍軍機官司不矜期之必

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修一作循禮義愁苦之地不
樂其有利則歸且圖賒死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人猶水

也壅之則為泉疏之則為川通塞隨口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
神器播遷及卓被誅部曲無赦事窮變起毒害生人京室未墟

化未忝此由恩不普洽失在機先臣一讀此書未嘗不掩一作
卷歎息今以負罪之人一作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救

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群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暫起不足為
憂中土不安以此為事臣聞持大國者不可以小理美華作事

廣澤澤無字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恢弘不拘常法罪之則衆情恐
懼怒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自熱人神

通道一作暢率土歡心諸道一作軍凱旋得無侵擾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諫不破突厥疏中宗 盧備

臣聞有虞和平一作咸熙苗人逆命殷宗大化鬼方不賓則戎狄侵
軼一作交侵其未遠矣漢高帝納妻敬之議與匈奴和親妻其宗女

賂以鉅萬冒頓益驕邊寇不止則遠荒之地凶獷一作律之俗難
以德綏可威制而降自三代無聞上策今匈奴不臣擾我亭障

皇赫斯怒將整元戎臣聞方叔帥師功歌周雅去病耀武勳烈
燕山則萬里折衝在於擇將春秋謀元師取其閱一作說禮樂敦

詩書晉臣杜元凱二字一作預射不穿札而建平吳之勳是知中
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其蕃將沙吒忠義等身雖驍悍志無遠

圖此乃騎將之材本不可以當大任且師出以律將軍死綏秦

尅長平趙子

括一作

受戮胡去馬邑王恢坐誅則棄軍有刑古之

常典近者鳴沙之後主將先逃輕挫國威須正邦憲又其中軍

既敗陣亂矢窮義勇之士猶能死戰功合紀錄以歡戎行賞罰

既明將士盡節此擒敵之術也臣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

筭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城常惠挫

一作用

烏孫而匈奴敗請購

辯勇之士班傳之傳勞結諸蕃與圖攻取此又犄角之勢也臣

聞昔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從邊選其勝兵免其行

後次廬伍明教令則攻

一作

習戎事究識夷險其所虜獲因而

賞之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趙赴鋒鏑不勞訓誓朝賦揚柳

夕歌杜欂十年之後可以久安臣聞漢拜郅都匈奴避境趙命

李牧林胡遠竄則朔方之安危邊城

一作

之勝負地方千里制

在一賢其邊州刺史不可不慎擇得其人而任之蒐乘訓兵屯

田積粟謹候

一作

烽燧飾練

一作

戈矛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

而守之此又古之善經也去歲亢陽天下不稔利在保境不可

窮兵使內郡黔黎各安其業擇其宰牧輕其搖賦事無過舉爵

不以私愛人之財節其浮侈

一作

惜人之力不廣臺榭察地利

天時以趨耕獲命秋獮冬狩以教戰陣則數年之後有勇知方

帑藏山積金革犀利然後整六軍絕大漠雷擊萬里風掃二庭

斬蹀林之首

一作

懸藁街之邸使百蠻震怖五兵載戰則上合

天時順下人事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以惠中國以靜四方

臣少慕文儒不習軍旅竒正之術多媿前良獻替是司輕陳瞽議

一作皆舊唐書突厥傳

言西蕃疏

臣聞兵者凶器不獲已而用之令西域諸蕃莫不順軌縱鼠竊
狗盜有戍卒鎮兵足宣式遏之威非無赫斯之怒此師之出未
見其名又聞安不忘危理必資備自近及遠強幹弱枝是以蒲
實關中徙諸豪族今關輔戶口積久逋逃承前先虛見猶未實
屬北虜犯塞西戎駭邊凡在丁壯征行略盡豈宜更擇驍勇遠
資莞服又一萬行人詣六千餘里咸給遞馱並供熟食道次州
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人戶漸少涼州以北沙磧悠然遣彼居
人如何得濟又萬人賞賜費用極多萬里資糧破損尤廣縱令
必剋其獲幾何儻稽天誅無乃其損請令計議所得較其多少
即知利害况用者必貴獲者未量可要此即竹頭空畿甸且上
古之時大同之化不獨子子不獨親親何隔華夷務均安靜洎
王道謝古帝德慙淳猶尚綏懷不崇征伐有占風覘雨之客無
越海逾山之師其後漢武膺圖志恢土宇西通絕域北擊匈奴
雖獲奇珍多斬首級而中國疲耗殆至危亡是以俗號昇平君
稱名盛者咸指唐堯之代不歸漢武之年其要功不成者復焉
足比議惟陛下圖之

書籍

諸不賜吐蕃書籍疏

玄宗

于休烈

問元

臣聞戎狄國之寇也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備典
有恒制不可以假人傳曰裔或作戎不謀夏夷不亂華所以革其
非心在于有備無患昔東者平王入朝求史記諸子漢帝不與
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夫以東平漢之懿戚尚不欲示
狂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讎豈可貽經典之事且臣聞吐蕃之
性慄悍果決敏情恃一作特銳善學不回若達於書必能知戰深

於詩則能能一字知武夫有帥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

之兵深於傳則知用師多詭詐之計深於文唐策有選字則知往未

有書檄之制何異昔寇兵而資盜糧也臣聞魯秉周禮齊不加

兵吳獲乘居楚屢奔命一以守典存國一以喪車一作危邦可

取鑿也且公主下嫁從人遠適異國合務一作合纂新唐書作當用夷禮返

求良書愚臣料之恐非公主本意也慮有奔北之類勸教於中

若陛下慮失蕃情以備國信必不得已請去春秋新唐書有夫春秋三字

當周道一作德既衰諸侯強盛禮樂自出戰伐交興情偽於是乎

生變詐於是乎起則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名若與此書

國之患也傳曰于奚請曲縣繫纓仲尼云惜也不如多與之邑

惟名與器不可假人狄固貪婪貴貨易土正可錫之錦綺厚以

玉帛何必率從其求新唐書無是所求以資其智臣忝列位職刊校祕

籍一作忝切列位職刊祕籍

實痛經典棄在夷狄一作夷昧死上聞伏一無惟

陛下深察

一作皆舊唐書吐蕃傳

請置官買書疏

羅克

臣六竊謂堯舜所成其聖者稽古之力也故書曰若稽古帝堯

又曰若稽古帝舜是則為國之要在乎順考古道而已古事之

効布在群籍茲歷代所以盛藏書之府不可一日而闕也臣伏

念祕閣四部三館圖書亂雜已未散失都書一為墜閣二十餘

年陛下追縱往聖勞神故實歲下明詔旁求四海或遣使搜訪

或購以官爵亦已久矣然而一編一簡夫聞奏御加以時玩武

事不急文化若非別降聖謩無因可致臣今伏請陛下出內庫

財於都下置官買書不限經史子集列聖實錄古今傳記公私

著述凡可取者一皆市之部帙俱全則價有差等至於零落雜
小每卷不過百錢率不費千緡可獲萬卷儻或稍優其直則遠
近趨利之人必當捨難得之貨載天下之書聚於京師矣不唯
充足書林以備宣索今三朝實錄未修無所依約便期因此遂
有所得斯又朝廷至切之務也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四

登仕郎胡柯

御貢進士彭

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五

疏二

直諫

諫唐高祖拜舞人安叱奴為散騎常侍疏一首

論時政疏四首

論治道疏一首

唐太宗於寢殿側置太子院諫疏一首

初除監察御史論奉親享廟襲封樂工等疏一首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一首

諫唐高祖拜舞人安叱奴為散騎常侍疏李綱

臣

舊唐書

按周禮均工樂胥

文粹

不預

文粹

於仕伍雖復才如

子野妙等師襄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

先解朝服露體而擊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為令人之衣唯

唐書

雖作齊高緯封曹

妙達為王授安馬駒為開府既招物議大戮彝

倫有國有家者以為殷鑒方今新定天下開太平之基之粹起
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末而先令舜人文粹位伍
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廡唐書故非創業垂統貽則唐書子孫之
道也伏惟陛下聽察之前篇作臣奉周行不敢此篇六百二十
卷重出前已削去

論時政疏四首

其二曰

自觀十一年先是帝
作飛山宮徵上疏諫

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配厚
美單作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枝百代轉祚無窮然而克
享仁終者鮮敗忘相繼其故何哉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得遠得
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彊盛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
新唐書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所舊唐書政有彼煬帝

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王哉蓋
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政要欲整新唐書萬物以自
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宇政要是飾臺榭是崇徑
後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威重內多新唐書隘舊唐書忌讒邪者
必遂舊唐書政要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
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滅為
天下之笑深可政要作痛矣舊唐書政要聖哲乘機極其危溺八
柱傾而復正四維絕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於朞月勝殘去殺
無侍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珍奇異物盡收之矣姬姜
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亡
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
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為而理政要德

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
桂棟參玉砌以政要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送

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
念不慎厥終志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掾之恭儉追

彫牆之侈靡政要因其基以崇舊唐書之增其舊而飾之觸

類而長不思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譬如舊唐書

之要作負薪救大揚湯止沸以暴舊唐書易亂新唐書與亂同

道莫可則也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怒神怨舊唐書則

怨神怨政要則人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

既作而能以身名令終二字政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將隆政

基作七百之祚貽厥孫謨舊唐書傳之萬世難得易失何不念哉

其二曰政要是日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

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新唐書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新

書有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望新唐書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

可而况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城中之大將崇極天之

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舊唐書居安思危戒奢舊唐書以儉

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代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

者也凡百元首俱承舊唐書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者功成而

德棄有善始者寔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

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

既得其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

行路雖寘舊唐書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

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所宜深慎奔車

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可見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
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以舊唐書政自牧懼滿溢

則思江海以舊唐書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舊唐書政

要作懈怠則思慎如而敬終慮擁舊唐書蔽則思虚心以納下

想諂邪則思正身以誄舊唐書政惡思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

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愆此十思私茲九德簡能而任

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謨舊唐書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

惠信者効其忠文武爭馳舊唐書在君舊唐書無事可以盡豫遊之

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

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

其三日貞觀十一年五月任申帝幸洛陽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之恤哉禮云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

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矣夫上易事下

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

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基不隆康哉之誅斯隆舊唐書

起舊唐書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

父舊唐書政志在於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矣夫刑賞之本

在乎揚舊唐書政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不以

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

輕重由乎善喜喜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新唐書

書作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癥痕可求則

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典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濫舊唐書

謬作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則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

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清淡皆敦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則政要

取新唐書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詘舊唐書危人自安

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禾弘刻舊唐書簿之風尚扇舊唐書

書夫上風政要既弱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憲章不一稽

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犂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新唐書張

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制以弊新唐書以人臣之類僻猶莫能申

其欺罔政要况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獻聖之

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

不以恤刑為念樂其所樂遂忘先矣之變福祿相倚吉凶同域

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舊唐書

書作不贍或以營作差遣或以物不稱心舊唐書或以人

從欲皆非致理舊唐書之所急實乃政要奢之攸漸是知貴

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自來非徒語也且我之

所基舊唐書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

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諸以隋氏之甲兵况當今之士馬以隋

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北舊唐書曾何等級然隋氏

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

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

之途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在不慮亡

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

亡所以甲兵屢新唐書動徃後不息至于將加舊唐書戮

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鑿形之美惡必就於

止水鑿國新唐書之安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

后之世又曰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為

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

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以節嗜欲以從人省
畋遊之費用三字諸本作娛息麗之存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

厚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說耳舊唐書作聽若曰之忠言去易進之人

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已惜十家之產順百

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

動則廢類以和出言則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

昆政要有此字聖哲之宥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

夫守之則易取新唐書作得之實難既能得其所所以難豈不能保其

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泆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

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

可保誠哉斯言不以可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

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曰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

儉則美盡善固無得而稱焉

其四曰通鑑在貞觀十一年秋七月是歲大雨穀洛溢毀官寺十六漂居人六百家微鑑政要作貞觀十年

臣聞為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舊唐書要作形所保唯在於誠信誠

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行政唐書舊要作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

信國之大政要紀網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文子

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

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新唐書作不誠之令為上

則取德舊唐書作國為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所不為也自

王道休明十有新唐書作綿十餘載威加海外萬國未庭倉廩日新唐書作益

積土地日新唐書作益廣然而道德未益厚新唐書作不日仁義未益

博新唐書作不日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

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貞

觀之始乃聞善若驚既舊唐書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

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强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謬謂之

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律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為朋黨謂告訐者

為至公謂強直者為擅權謂忠謹者為誹謗謂之為朋黨雖忠

信而可疑謂之為至公雖矯偽而可恠舊唐書強直者畏擅權

之議忠謹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金舊唐書生疑接杼致惑

衆舊唐書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興之爭舊唐書熒惑

視聽鬱於大猶舊唐書妨化損德其在茲乎舊唐書故孔

子之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為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

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不舊唐書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

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惟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則

何所不至今將求致治必委之於君子事有得失或議舊唐書

之於小人其得君子也則敬而踈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

無不盡踈則情不止舊唐書通是則毀譽在於小人刑罰新

督責舊唐書加於君子寔興喪所在亦安危所繫安可以不慎哉夫中

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輕國慮不及遠雖竭立盡誠猶未免

於傾敗况內懷姦利承顏順旨其為患禍不亦深乎故孔子曰

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

惡不積無妨於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

謂之善人矣復慮其時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

直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能

竭忠必在乎舊唐書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

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道舊唐書大矣哉

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於霸也公曰如何舊唐書政要作何如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叅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公鼓經年而不能下魏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德穆伯不應左右日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為不取穆伯曰間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也之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况乎為四海之大君應政要作膺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德以待以信厲之以義鄙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人絕其佞邪君子自強不息無為而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何望哉

論治道疏

前人 貞觀十四年

臣聞君為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已成不備為未成人一作體或未修不成為人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資股肱以致理一有故字禮云人以君為心君以人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萬事康哉元首纂睦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然則委棄股肱獨任冒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臣相遇自克為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邪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心膂外竭

股肱和若鹽梅固同金石者非唯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遊於鳳凰之墟韞糸解顧左右莫可使結者乃自結之豈

但知禮與不禮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韓信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

定王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帝統一作功於垓下若夏傑不棄於

伊尹項王垂思於韓信寧肯敗已成之國為滅亡之虜乎又微

子骨肉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周仲尼稱其仁

莫有非之者禮記稱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一有禮字

歟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

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一作於泉無為戎

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一無此二字之有齊景公問於晏子曰

忠臣之事君如之何三字一作何如晏子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

曰列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有讐不死有亡不送何也此二字無

作何謂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

亡臣何送焉若言而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

出亡而送是詐忠也春秋左氏傳曰崔杼殺齊莊公晏子立於

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吾

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

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之興三踊而出孟子曰君親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

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土芥臣是君如冠讐雖臣之

事君無有二志於志就之鄙尚緣恩於一作之薄厚然則為入上

一作若者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郡臣當樞機之寄者或

地隣齊晉或業預經綸並立事立功皆一時之選處之衡軸為

任重矣任之雖重信之未篤信之不篤則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心懷苟且則鄙義不立鄙義不立則名教不興而可興固二字一作致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

國家重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間然但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不可不為政君嚴其禁臣或犯之況上啓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

黎元何所惜其手足此所謂君開一源下生百端之變無不動亂者一作無不亂禮曰愛而知其德憎而知其善者若憎而不知其善則為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為惡者寔繁詩曰君子如

怒亂庶遄沮然則古人此一無之震怒將以懲惡當此一無今之威罰所謂謂一作謂長奸此非堯舜之心非禹湯之事書云撫我則后雪我則讎孫卿子曰君舟也人水也水所一作可以載舟亦所一作可

以覆舟孔子曰魚失則死水失魚則猶為水也故堯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國之常也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

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以致理一作將求致治其可得乎又政貴有恒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以小臣小臣乘非其一作所據大臣孰

得其所一作失其而守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大體受罰職非其位罰其非罪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

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信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苟免其一作求免禍大臣苟免通鑑作為則譎一作詭作萌生譎詐萌生則矯偽成俗矯偽

成俗則不可以臻至理矣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為下無可信
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云上人疑則百姓感下難
知則君長勞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理矣夫以介庸夫結為交
交以身相許死且不踰一作况君臣契合寄一作實同魚水若君
為堯舜則已二字一作臣為稷契豈有遇一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
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能明者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
致也此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當今
之功業誠能搏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
而六夏殷周漢夫何是數焉一作皆貞觀政要

唐太宗於寢殿則置太子院諫疏貞觀二十年褚遂良

臣聞周兩一作世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善五日乃前未賢作法
規模弘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傳出宿於外學書計也然則

古之達也豈無慈心減茲和愛欲會要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

况君之太一作世子乎自當春誦夏孩親近師傳知一作體人間之

庶事識一作適君臣之大道使翹足延首皆聆善聲若獻歲之有

陽春玄天之有日月弘此懿德乃作元良伏惟陛下道育三千

功包九叙一作有新一作親樹太子莫不欣躍一作欣既云廢昏立明

須稱天下瞻望而教成之道實深乖闕不離膝下常居宮內保

傳之說無暢經籍之談茂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

父子不可以滯愛滯愛或生憊伏願遠覽殷周近遵漢魏不可

頓革事須階漸恒計旬日半遺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芳聲於

天下則微臣雖死猶曰生年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初除監察御史論奉親享廟襲封樂工等疏馬周

微臣每讀經史見前賢一作賢者忠孝之事臣雖小人竊希大道未

嘗不廢卷長想想履其跡臣以不天一作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

已無所施一有顧字未事之可為者唯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

而一有字歸於陛下陛下不以臣愚瞽過垂蔭錄竊自顧瞻無階

答謝輒以微軀舟疑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之西

其牆宇門一作宮闕之制方之紫極尚一尚字無為卑小臣伏以東宮

皇太子之宅獨處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反一作更在城外雖太

上皇游心道素忘在一作存清險陛下重為慈旨愛惜人力而蕃

夷朝見及四方觀聽一作者有不足者一作馬臣願營築雉堞修起

門觀樓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乎天下矣臣又伏

見或作觀明勅或作語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

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

鑿興動輒嚴蹕俄經旬日非可以且暮至也儻太上皇情或恩

感而欲即見陛下者將何以逮一作起之且車駕今行本為避

暑或作且車駕今茲本為避暑行也然則太上皇尚留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温

之道臣竊未安然勅書既出業已成就願示速返之期以開衆

惑臣又見詔書令宗室功臣悉就藩國一作勳賢貽厥子孫

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出一作默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

愛重之欲其胤嗣一作胤裔承守而與國無疆也臣以為必如

詔旨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三字一作然則何用代官

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在一作有孩童嗣職萬一

驕愚則兆庶被其殃而國家蒙其患一作受其敗正欲絕之也一也字

則子文之治猶在也一也字正欲存一作留之也則樂厭之惡已彰

也一也字興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

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

疇其尸邑必有才行隨器方授則雖其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
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大者良得其術
也願陛下深思其宜一作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
又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本一作基故曰孝莫大於嚴父
莫大於配天又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云吾不與祭如
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如此伏惟陛下踐祚以來宗廟之享
未曾親事伏緣聖情獨以鑿輿一出勞費稍多所以忍其孝思
以便百姓遂使一代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貽厥孫
謨一作謀垂則表葉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之訓人
固有屈己以從物時一作特願聖恩一作慈顧省愚欵十五字或作已必以先之本也臣又聞致化之道在於求賢審官為政之基唐策作玄政之原
必自一作在於揚清激濁故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

舉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自樂工輿阜雜類葦繫
提斛斯正則更無他材獨解調馬縱使術踰儕輩一作葦表能有可
取一作伎能一作取上賜金帛四字一作帛以富其家豈列預事流超受
高爵遂使朝會之位萬國未庭騶子倡人鳴玉曳組一作履興夫
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竊恥之然成一作朝命既往縱
不可追謂宜不可一字無使在朝班預於士位一作伍也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此篇英華誤作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今以新書唐書及文粹
增入于後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

前人貞觀十一年

臣歷觀前代自夏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
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為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類

前哲以免自魏晉以已一作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

者終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

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

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恩隆一作崇禹

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代之基一作階

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

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惟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一作為

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畏之如雷霆此

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

時終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

者徃來五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

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

問四五年未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為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

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漢今文

帝惜百金之貴輟露臺之後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

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綉纂組妨害女工一作功時詔除之所以

百姓安樂一作安後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

心不動新唐書作慙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

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

王妃公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

法於理一作治其幣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善前代成一作歷

目所親見尚猶如一作若此而况皇子太生長深宮不更一作外

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徃伐以一作已未成敗

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為盜則其國無不即滅一作滅人主雖改

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教當脩之餘可脩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已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右此言不可不誠也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得一斗米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愛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讟自五六年未類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又新唐書今所營為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一作未國之興亡不由積畜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隨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一作王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

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眾但貯積

者固是有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一作人勞而

強歛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

窮一作為之故今行之不難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

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

方有風塵之患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

旰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

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采一作上古之術但及貞觀

之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為一作漢文帝云可慟新唐書哭及

長太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

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傳相制之長大之後必

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誼言為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

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略振主如韓彭之徒難駕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即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是

新唐書 諸王皆為新唐書 樹置失宜不預一作為鄣制以至於

滅亡人主熟熟新唐書 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前前車既覆而

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新唐書 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

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一作不唯慮三字一其恃恩驕矜也昔魏

武帝寵樹陳思主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

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寵樹陳思適所以苦之也

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一有衣食

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新唐書 極俚一作語

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惟處

置見在子弟而已當制一作長久之法使萬代遵新唐書 行之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五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六 疏三

選舉

請勳戚不拜南省官疏一首 請吏部各擇寮屬疏一首

論選舉疏一首 諫濫官疏一首

諫賣官鬻爵宰相子弟居要職疏一首

請勳戚不拜南省官疏 已見六百二十三卷作 劉洎

頌以燭下

唐書前篇並作頌亦屬下

矯正浮競

前篇作趨競

請吏部各擇寮屬疏

高宗

魏玄同上元初

臣聞製器者必擇匠以簡材為國者必求賢以莅官匠之不良無以成其工官之非賢無以致其於一作理君者所以牧人也臣者所以佐君也君不養人失君道矣臣不輔君失臣任矣任人者誠國家之基本百姓之安危也方今人不加富盜賊不棄獄訟未清禮義猶闕者何也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也官之不得其才者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臣又聞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連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送穆惟以理人昔之都一作國今之州縣土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其大臣乃命于一作王朝自一作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傳相大官則

漢為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

吏部遞相祖襲以迄於一作今用刀筆以量才案或作簿書而

察行命官法一作之弊其來自久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其有

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義如今選司所行者非

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選革實為至要何以言之夫

尺丈之量所及者蓋短豆區一無此二字鍾庹之器所讀者寧多非

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况天下之大士人之衆

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

有所窮銓綜既多紊失斯廣又以此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直媿

彼清通昧於甄察亦將竭其庸妄糅彼焚絲情故既行何所不

至賊私一啓以及萬端至乃為人擇官為身擇利顧親疎而下

筆看勢要一作惜情悠悠風塵此焉奔競擾擾遊宦同乎市

井加以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折之於一面具潦庶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矣且魏人運應所據者乃三分晉氏潘遷所臨者非一統連乎齊宋以及周隋戰爭之日多安泰之時少瓜瓦裂各在一方隋氏平陳十餘年耳接以兵禍繼以饑饉既得業之不逮或時事以一作未遑非謂是今而非古也武得貞觀興今亦異遑運之初庶事草創豈惟日不暇給亦乃人物尚稀天祚大聖享國永年比屋可封異人間出咸以為有道恥賤得時無怠諸色流單一作歲以千計群司列位無復新官一作加一作官有常負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叙於終十不收一淄澠雜混王石難分周捨去留得失相半撫即事之為幣知及後之滋甚一作夫夏殷以前制度多闕周暨二代煥乎可觀一作蓋一作諸侯之臣不皆命於

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周穆王以伯冏為大僕正命之日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唯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大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必矣周禮大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事分任於群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命責成君之體也所委者眾一作所用者精故能得濟濟之多士盛芘芘之棫樸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上矣居家觀一作視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然能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椽屬而昇於一作朝三公叅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身所試一作關者

衆一士之進所課一作其謀也詳故能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

是所失弘多子野所論蓋區之宋朝耳獨謂不勝其幣而况於

一作子當今乎又夫從政莅官不可以無學故書曰學古入官議

事以制傳曰我聞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例早

求官或齟齬一作鬪之年已署銀艾或童非之歲已襲朱紫弘文

崇賢之流一作生羽林期門一作千牛之類課試既淺藝能亦薄

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象聖繼父古之道也所謂胄子必我

諸學脩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齊八政以防其淫舉

上賢以崇其德簡不肖以黜其惡少則受業長而出仕並由德

進必以才昇然後可以利用賓王移家事國少仕則廢學輕試

則無才於此一流良足惜也又勲官三衛流外之徒不待州縣

之舉直取之於書判恐非先德而後言才之義也臣又以為國

之用人有似人之用財貧者厭糟糠思短褐富者餘粱肉衣輕

裘然則當衰幣之賢之時則可磨策朽鈍而乘馭之在太平多

士之日亦宜妙選髦俊而任使之詩云翹翹錯薪言對其楚楚

荆也在薪之翹翹者方之用當理亦當爾選人幸多尤宜簡練

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

朝側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褻賤不堪明德失無大隔故人上不

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苟以應命莫慎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

論伊咎既舉不仁咸遠復患階秩雖同人才異等身且濫進豈

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

正不詳舉主行能而擇貢一作舉人庸濫不可得已漢書云張耳

陳餘之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彼之叢爾猶能若斯况以神皇

之聖明國家之德業而不逮久長之策為無窮之基盡得賢取

士之術而但顧望魏晉之道風留意周隋之末事臣竊惑之伏

願特一作迴聖慮時採芻言略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即

望所用精詳鮮有一作差失一作論選舉疏武后薛登

臣聞國以得賢為寶臣以舉賢舊唐書文粹為忠是以子皮之讓

國僑鮑叔之推管燕照委兵於樂毅符堅託政於王猛及子產

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賈之財昭王賜唐書文粹輅馬以止讒

永國戮樊世唐以除諸處猜嫌而益信行毀謗唐書文粹而無

疑此用識之至而察之深也唐書作此

之委之而察之深也文粹作此至若宰我見過文粹於宣尼逢

萌被知於文叔韓信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失士之故是以

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乘得賢良人佐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

庶績其理周仁十亂則唐書文粹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知是

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才假譽馳

聲互相推獎希潤身之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報以國求賢

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臣竊窺自唐書文粹古之取士實異於

今先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已明節義以

標信以敦朴為先最以雕蟲為後科故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

之行希仕者必脩貞確不撓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眾議以定

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一作計貢之賢愚即州縣之榮辱

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

西河美唐書文粹名勝於利故唐書文粹小人之道消利勝於

名則貪暴之風弱是知唐書化俗之本須擯輕誣唐書文粹昔

冀缺以蹈禮唐書文粹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術化唐書

並作俗則蜀土崇唐書文粹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

龍則真龍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
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材唐書文粹猶微百行是以

禮部之士毓唐書文粹德自脩里閭推高然後為府寺所辟魏

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獎為文粹人求官之

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有梁薦士雅好唐書文粹屬詞陳氏簡賢

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為重不以脩身為務逮至逮室餘風

尚存唐書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詞忽

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按盈

箱惟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筆曰繁

其政曰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詞浮其年泗州

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

帝嗣吳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倣効因陋

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秀孝唐書文粹不以指實為本

而以浮虛為貴有唐纂曆雖漸革於前唐書非陛下君臨思察

才於共理樹本崇化惟在旌賢今之舉人有乖茂唐書文粹實

卿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

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駁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

弟上啓陳詩惟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號

舉皆稱覓舉乃唐書文粹為自求之意唐書文粹未是人知之

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茲見矣徇已之心切則至公之

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

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唐書推

賢亦不肯待於三命豈於夫白駒皎皎不塵風東帛表榮高

物表校量雜其廣狹也是耿介之士差自拔而致其辭循常之

人捨其疏而取其附故選司補授唐書文粹喧然於禮闈州貢

宵王諍訟文粹於皆闈謗議紛文粹合浸以成風夫競榮者

必有競利之心讓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既

在唐書文粹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

以脩名文粹若開趨競之門則邀仕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

則百姓惟其弊潔名唐書文粹則非庶蒙其福故風之漸靡不

由茲今訪鄉閭之談惟祗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挂刑章

則唐書文粹冒籍以偷資或邀勲興唐書文粹竊及假其不義

之賂即唐書文粹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銓唐書文粹

量第容望重裴逸人之獎唐書文粹拔夏統唐書文粹名高語

其優劣也祗如才應經邦之流惟能文粹試策武能制敵之例

只驗鑿孤若其文擅清竒使充甲第藻思微減旋唐書即告歸

以此取唐書文粹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授

詞唐書文粹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苟或若以

射策為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

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此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如武藝

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撫周敦雖推之陳平之計畧若使礮

噲居蕭何之任必失文粹指縱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

主之効關將長於摧唐書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泉聚米知

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高祖退唐書

文粹慙於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於伐宋謀將不長於

弓矢文粹良將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妄飾詞鋒曹植

題章虛飛麗藻校量其可否也伏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千里

一賢尚不為少僥冒進唐書文粹須立隄防斷浮虛之

取唐書文粹須立隄防斷浮虛之

飾詞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告文粹之言文則

試以効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言觀行終文粹亦循名責實

自然僥倖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妄庸故晏嬰云舉之以語考之

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

其有武藝超絕文鋒挺秀有効伎之偏文粹用無經國之大才

為軍鋒之爪牙作詞賦之標準自可試凌雲之策練穿札之功

唐書文粹承上命而賦其泉稟中軍而令赴敵既有隨材唐書

之任必無負乘之憂臣謹案吳起臨戰左右進劔吳子曰夫提

鼓揮桴臨難決欵此將軍唐書文粹也一劔之任非將軍唐書

並作也謹案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領文粹蜀兵於渭南宣王

持勁唐書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案揚得意誦長卿文

武帝曰恨不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

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謹案漢法所舉士之主終身保任揚

榘之坐田儀文粹責其冒薦事見方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

賞責文粹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者則貪競之路銷

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撝謙之士仍請寬立年限容其

採訪簡汰其文粹用者令其試守以觀能否恭驗行事以別是

非不實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賞自然見賢不隱食祿不

專則荀或進鍾繇郭嘉劉陶唐書文粹薦李膺朱穆勢不云遠

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才唐書

並作行則君子之道長矣

諫濫官疏中宗

韋嗣立景龍二年

臣聞設官分職量才擇吏舊唐書作量事置吏文粹此本於理人而

務安之也故書曰在知唐書作官人在安人知人則哲能官人

唐書無此三字安人則惠黎甦唐書無此一句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堯何

畏乎有苗者是唐書無此字也則唐書是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

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

之唐書文粹並作此字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昇之於唐書文粹並無此字天朝此

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

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用得其才則理非其才

則亂理亂所繫焉可不深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未甚

試効即頓至遷擢夫趨競文粹作趨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

趨唐書文粹並作趨今之唐書文粹並作而今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

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賊汙上下敗亂之憂有

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怯弱師旋喪亡之患補授無限負闕

不供遂至負外置官數倍正閔曹署典吏困與祗承府庫倉儲

竭於資俸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

若任以唐書作用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懷

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

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遂退若欲求人安俗化唐書文粹並作化洽

復不可得也若乃唐書文粹並作人若不國安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

慮之

諫賣官鬻爵宰相子弟居要職疏中宗蕭至心

臣聞王者列職分司為人求理求理之道必在用賢得其人則

公務克脩其非方則厥官加一作曠曠官則事廢事廢則人殘

漸至陵遲率由於此頃者選曹授職政事官人或異才昇多非

德進皆因資貴要互為粉飾苟得即是曾無遠國上下相蒙誰

肯言及臣聞官爵者公器也恩倖者私惠也只可金帛富之梁

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以公器為私用則公議不行而勞人解體以小私而妨至公則私謁門開而正言路塞儉人遞進君子道消日賸卒見凋弊者為官非其人也昔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謂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人受其殃賜錢十萬而已此即至公之道不虧恩私之情無良史直筆將為美談于今稱之輟其口者也當今列位已廣冗負倍之一作多祈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訾一作訾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嚮法徇私臺弄之內朱紫盈蒲官職益輕恩賞咸貴一作彌數貪愴一作愴利之軍冒進而一作莫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斂分丘壠別才者莫用用者不才二事相行十有其五故人不効力而官匪為人欲求其理實亦難遂一作成臣竊見宰相及近詩要官子弟多居美爵此並勢要親戚罕有才藝遠相囑託虛踐官榮詩云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繁衣服私人之子百寮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衆官廢職私家之子列試於榮班苟非其人一作非任之人徒長其飾佩臣愚伏願陛下想居安思危之義行改絃易張之道重一作變惜爵賞審量材職一作識官無虛授人必為官進大雅於樞近退小人一作子於閑僻政令惟一威恩以信私不害公情無一作不橈法則天下幸甚臣伏見貞觀一作未微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者非直抑強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擇賢才伏願陛下遠稽舊典近遵先聖特降明勅令宰相已下及諸司長官庶望分職四方共寧百姓表裏相統遐邇乂安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六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七

刑法

為侯君集疏一首

論理弘泰疏一首

為魏元忠疏一首

論刑法多濫疏一首

為索元禮首按制獄疏一首

論巡察風俗疏一首

為楊濟疏一首

請削奪王珙授贈官爵疏一首

貨殖上

諫廻易納利充官人俸疏一首

請不稅關市疏一首
諫不置勸農判官疏一首

刑法

為侯君集疏

前篇作諫侯君集等下獄表

岑文本

上觀十年

臣伏以君集等或位居輔佐或職分爪牙並蒙拔擢授將帥之

任不能正身奉法以報陛下之恩舉措肆情罪負盈積實宜繩之典刑舊唐書作刑典以肅朝倫前篇作綱但高昌昏迷人神共棄在朝議

者以其地在遐荒或欲置之度外惟陛下運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君集等奉行聖筭遂得指期平殄若論事實並是陛下之

功君集等止有道路之勞未足以稱其勲力而陛下天德前篇作為帝

弗宰乃推功於將帥露布初至便降大恩從征之人皆霑滌蕩

及其凱旋特蒙曲晏又封厲前篇作方國家之重賞内外文武咸欣

陛下賞不踰時而未經旬日前篇作不盈數目並付大理雖乃君集等

自掛網羅而在朝之人未知所犯恐海内又疑陛下惟錄其過

似遺其功臣以下才謬參近職既有所見不敢默然臣聞古之

人君出師命將克敵則受唐書前篇作獲重賞不克則受嚴刑是以

當其有功也雖貪殘淫縱必蒙青紫之寵當其無功一作有罪也雖

勤功潔已不克斧鉞之誅故書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

者也昔漢二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

之勞唯獲駿馬三十疋雖斬宛王之首而貪不受卒罪惡甚多

武帝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廣利海西侯食邑八千戶

又校尉陳湯矯詔興師雖斬致支單于而湯素貪盜所收康居

財物事多不發為司隸所繫湯乃上疏臣興吏士共誅郅支幸

得擒滅今司隸乃收繫案驗是為郅支報讎也元帝赦其罪封

湯關内侯賜黃金百斤又晉龍驤將軍王濬有平吳之功而王

渾等論濬違詔不受節度軍人得孫皓寶物并燒皓宮及船濬

上表曰今平吳實前篇作誠為大慶於臣之身更為咎累武帝赦而

不推拜輔國大將軍封襄陽侯賜帛唐書前篇作絹萬疋近隨新義郡

公韓擒虎唐諱下同平陳之日縱士卒暴亂叔寶宮内文帝亦不問

罪雖不加前篇唐書作進爵拜擒虎上柱國賜物八千段由斯觀之將

師之臣廉慎者少貪求者衆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

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

不避前書前篇作計其死是知前聖莫不收人之長棄人之短良為此

也臣又聞之唐書有夫字天地之道以覆載為先帝王之德以含弘

為美夫以區區漢武及歷代諸帝猶能宥廣利等况陛下天縱

神武振宏圖以定六合豈獨正茲行網不行古人之事哉伏惟

聖懷當自己有所斟酌臣今所以陳聞非敢私君集等庶以螢爝

末光增輝日月陛下若唐書作儻陛下降雨露之澤收雷電之威錄其

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等重昇朝列復預驅馳雖非清真之臣

猶是貪愚之將斯則陛下聖德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慙過

由斯而改節矣前篇作愚慙雖蒙宥而過更彰足使立功之士因茲皆觀負罪之將

斜天行論李弘泰疏高宗于志寧

伏惟陛下情篤功臣恩隆威作戚以無忌橫遭誣告事並是

虛欲戮告人以明賞罰一以絕誣謗一作之路二以慰勲戚之

心又以所犯若一無是真無忌便有破家罪今告為妄弘泰即

宜戮不待時且真犯之人事當罪逆誣謗一作之類罪唯及身

以罪較量明非惡逆若欲依律自一無合待秋分今時屬陽和

萬物生育而特行刑罪一作此謂有傷春氣四字一竊謂未安

四字一作竊案左傳聲子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也又禮記月

令曰孟春之月無殺昆一作蟲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

又漢書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一作天之道

此篇六百一十七卷

道一作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陽常居大夏
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
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纂聖昇祚繼明御極追連非
作胥之絕軌蹈頊之良規欲使舉動順於天時刑罰依於律
令陰陽為之式序景宿於是無靡一作差風雨不愆零霽輟祀方
今太簇統律青陽應期當生長之辰振施一作肅殺之令伏願暫
廻聖慮察古之人一作言儻蒙垂納則生靈甚幸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為魏元忠疏 武后 蘇安恒

臣伏聞明王有含天下之量有濟天下之心必能進天下之善
除天下之惡若為君主而不行此四者則當神恚一作鬼怒陰
錯陽亂欲使國家榮泰其可得乎陛下革命之初勤於庶政親

摠萬機博採謀猷旁求一作彥一作故四海之內以陛下為納諫之

主陛下暮年已來怠於政教謔邪結黨水火成災百姓不親五
品不遜故四海之內以陛下為受佞之主一作今一作邪正莫辨獄

訟含冤豈陛下昔是而今非蓋居安忘危之失也臣竊見御史
大夫檢校太子左庶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魏元忠廉直有聞

位居宰輔履忠正之基者用元忠為龜鏡踐邪佞之路者嫉元

忠若仇讎麟臺監張易之兄弟在身無德於國無功不逾數年

遂極隆貴自當飲冰懷懼酌水思清夙夜兢兢以答恩造不謂

溪壑其志材狼其心欲指鹿而為馬一作獻一作蒲先害忠而損善將

斯亂代之法乃汚一作我一作明君之朝自元忠下獄臣見長城內街

談巷議皆以陛下委任姦佞一作寇一作斥逐賢良以元忠必無不順

之言以易之必有交亂之亂相逢偶語人心不安雖有忠臣烈

士空撫髀於弘私室而鉗口不敢言者皆懼易之等威權恐無
辜而受戮亦徒虛死耳人賊虜強盛賦一作歛煩重以臣一作言

之萬姓不勝其弊况又聞陛下縱逸姦一作匿禁錮良善儻刑

罰一作失中則遐邇生變臣恐四夷因之即一作窺覘得失以

為邊郡之患百姓怨憤一作即結聚義兵除君側之惡復恐逐

鹿之黨叩關而至亂階之徒從中相應爭鋒於朱雀門內問罪

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事以謝之復何方以禦之臣今為陛下

計安百姓之心者莫若收雷電之威靜一作元中之網復其爵

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降下好生惡殺縱不能斬佞臣頭以

塞人望臣請奪其寵榮剪其羽翼無使權柄在手驕橫日滋專

國倍於穰侯迴天過於左館則社稷危矣惟陛下圖之臣本微

賤不識元忠易之豈此可親而彼可疎耶但恐讒邪長而忠臣

絕伏願陛下特一作垂天鑒察臣此心即微臣朝志得行夕死

無恨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論刑法多濫疏

武后

韋嗣立

臣竊嘗聞之在堯舜之日盡其衣冠當文景之時幾致刑措歷

茲千載以為美談臣伏惟陛下膺哲欽明窮神知化自軒昊以

降莫之與京獨有往之論法或未盡善皆由主司姦兇惑

亂視聽尋而陛下聖察具詳之矣然竟未能明一作其本源察

明一作其前事令天下萬姓識陛下本心尚使四海多銜寃之人

九泉有抱痛之鬼臣誠愚暗不識大綱請為陛下始末而言其

事楊豫一作非之後刑獄漸興用法之伍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

年不絕遂使巨姦大猾伺隙乘間內苞豺狼之心外示鷹鷂之

跡陰圖潛結共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為巧詆

文粹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道路

籍籍雖知非辜而鍛鍊已成辯占皆合縱臯陶為理于公定刑

則謂汙官美葉毀柩猶未塞責雖陛下仁茲哀念恤獄緩死及

覽辭狀便已周密皆謂勤一本鞫得情是其實犯雖欲寬捨其

如法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族滅相緣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

宿構讎嫌將申報復皆圖苟成功効自求官賞當時稱傳謂之

一作羅織其中陷刑得罪者雖有敏識通才林被告言者便

遭枉抑心徒痛其冤酷口莫能以自明或受誅夷遭或殛竄並

其心引分赴之如歸故知弄法侮徒一作文傷人實甚賴陛下特

廻聖察昭然詳究周興立勳之類弘義俊臣之徒皆相次伏誅

事暴遐邇而朝野慶泰若再觀陽和且如仁傑元忠俱罹枉陷

被勘鞫之際亦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明垂心一作省察則植

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安可復得陛下擢而升之各

為良輔國之棟幹稱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

甄明耳臣但恐徃之得罪者多並皆此流則向時之寃者其數

甚衆昔殺一孝婦尚或降災而濫者盖多寧無寃文粹作恣下

氣寃氣上達則水旱所興欲望歲登不可得也陛下儻一作儻

弘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歸罪於陷一作刻之徒降恩於

於枉濫之伍自垂拱已未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原者罪無輕

重一皆源洗被以昭蘇伏法之輩追還官爵緣累之徒普霑恩

造如此則天下皆知比所陷罪元非陛下之意咸是胥吏之辜

幽明歡忻則感通和氣和氣下降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國

豐歲稔一作稔五歲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伏願

陛下深察一作唐書本傳

為索元禮首案制獄疏 武后

周矩 載初元年

頃者小人告許習以為常內外諸司人懷苟免姑息臺隸承接

強梁非故欲其然規避誣構耳又推劾之吏皆以深文一作為

功鑿空爭能相矜以膏泥耳籠頭枷研楔摠摺脅戴爪懸髮薰

鼻一作耳臥隣矢一作穢溺曾不聊生號為制獄一作獄持將一無此字或累

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鎖一作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

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

要一作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雉以求帝王耶只是不堪一作勝楚

毒自誣耳何以覆之陛下試取所告狀酌其虛實者付令推之

微諷一作訊動以探其情所推者必上下其手希聖旨也願陛下

察之今朝士一作前朝側息不安皆以為陛下朝與之密多與之讐

不可保也聞有追攝與妻子即為死訣故為國者以仁為宗刑

為助周用仁而昌秦用仁而亡此之謂也願陛下緩刑用仁夫

下幸甚 一作皆舊唐書索元禮傳

論巡察風俗疏 一作請每十州分 李矯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

網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

禁網尚疎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疎則所羅廣而無

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

於別準格勅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

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晝夜奔逐以赴限

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

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假此非敢惰於職而

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興其節制使

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
曰今之所察但準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包文粹矣無為
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務唐書文粹非無事也機一本事
之動恒在四方是則唐書文粹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既出
其外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
得閑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十州置御
史一人以周年為限使其親至屬縣或人閭里督察姦靴觀採
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効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天大裨政化
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已自脩奉職存憲於他
吏可相百也若其按劾姦邪發唐書文粹摘欺隱比於他吏可相
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膂假溫言以制唐書之
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効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
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哉

為揚濟疏

已見六百十九卷題作論
夷州刺史揚濟決杖表

裴耀卿開元三十四年

凡死罪之人

舊唐書作色
前篇作責

長師

前篇作
長官

乃五刑

乃前篇
作者

只施

於只前篇
作品

誠則以

前篇
作已

恐乖

前篇
作非

不行刑

前篇
作耐

却天

一本
作賤

於刑者

前篇
於死者

請削奪王珙授贈官爵疏

羅衮

臣伏以罪在亂逆慈后罔赦事關懲勸聖人恒執其或生漏刑
辟沒有追貶萬代可知百王不易之道也竊見故保義軍節度
使贈太王於國不忠於家不孝身為首餘行桀紂之實名掛人
倫縱豺狼之性填乘京國患難藉父叔勲勞寵極將相允踰寇
賊坐召伯甘棠之樹殘毒郡人對傳說版築之巖侵侮王室朝
臣幕客受戮辱者非少軍吏百姓遭殺害者甚衆朝廷比屬多

事每須含垢而上天不容遂振踈網雖假手麾下卒就屠滅然
靡伏就法終為僥倖向使珙能於脫節粗立一善以功補過誰
曰不然考其始終無改暴橫以珙之骨千鞭不足快憤嫉之人
陛下以在宥聖風崇恕御物存其棺冢為恩已厚尚汙典冊於
理實難今伏請追珙所授贈官爵悉皆削奪以王憲律令天下
忠臣孝子知陛下昭彰淑慝轉相慕敦將來儻復有如珙類者
亦冀覩沒後之誅而革其生前之慮明時裁化莫尚於斯先為
珙所害故給事中王祝已下一十人尋蒙聖造已各贈官其官
府寃死士庶伏乞下陝州以勅帛祭存問其家使並日之明無
所不燭如春之澤深漸泉壤甫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弗辜言
唐堯之德也伏惟陛下與堯同心干黷宸嚴無任戰越之至
貨殖上

諫迴易納利克官人俸疏

已見六百七卷初題作請

褚遂良佐臣

前篇作臣

椽椽

前篇作椽

漲海

前篇作海

取其納疏

前篇

作取平

為理

前篇作治

在乎

前篇作在

其元

前篇作其原

即依補擬

前篇作擬字

三十貫

前篇非四

有國有家

前篇作有國家

常笑漢代賣官

代前篇作世

頻類於彼

後前篇作此

輸利

前篇作輸錢

理致

前篇作致治

悉意

前篇作志意

其居

前篇作居其

而可為將來

前篇無為字

人間

前篇作民間

輒敢

前篇作輕敢

詳議

前篇作詳錄非

請不稅關市疏

武后

崔融

長安三年

伏見有司請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
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末遊欲令此
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臣謹高度今古料量家國竊將為不可
稅謹件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往古之時素樸未

舊唐書文樸未

散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譏而不征中代已未流風驟進桑麻疲

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唐書有速忘

歲計之唐書有餘遂使田萊日荒倉廩不積蠶織休廢弊緼闕

如飢寒猥臻亂離斯瘼唐書起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古隨時依

本者恒科占末者增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關門者也惟

矧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

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代於何瞻仰濟濟盛朝自取噫笑雖

欲憲章前古二本作乃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臣謹

按易繫稱庖義氏没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

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成

群生奉順天德理國安人之本也士唐書作農工商賈四人有

業學以居位曰士關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

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職則四然各業久矣今復安得

動而搖之蕭何有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參相齊

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

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

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

姦人無所容唐書疊姦人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判孝

武峻法而行獄繁此効也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好靜而

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未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

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毫

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群暗鳴則響弓蟬蚍則挺劍小有失

意且猶如此一朝變法定是相驚乘茲因窮或致騷動便恐南

走越比走胡非唯流逆齊人亦自擾亂殊俗又如邊徼之地冠

賊為隣興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因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致制禁求利雖切為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

府

二本作幣下同

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府藏逾空臣知其不可

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

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

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何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

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憧憧

唐書且

求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

稅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讒過彼鋪復

一作

止非唯國

家稅錢更遭主司徼賂船有大小載多少量物而稅觸途淹久

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擁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

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薄

二本任俠

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鄱陽暴雷唐書之客富平英華悍壯之夫

居則藏鏹出便竦劍加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搏

鳥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

物不可詳也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

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舍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

略英才去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為禦暴之所市為聚人之地稅

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心莫

不肯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必

唐書搖

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必唐書動矣况澆風久扇變法為難

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朱玄默乱大倫魏晉聊小齊隋齷齪

亦所謂

唐書

無不行斯道者也臣知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稅

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為虞一行斯術冀有殷贍

然也微臣敢借前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期御玄籙沉璧于

洛刻石于嵩鑄九唐書鼎以窮姦坐朝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

德潛通東夷暨驚應時平殄南蠻纔動計日歸降西域五十餘

國廣輸一萬餘里城堡清夷亭侯靜謐比為患者唯若二蕃今

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即日雖尚屯兵久後終成弛柝獨有默啜

借息孤唐書恩惡買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矣繁費日已

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大樸愛人力惜人才王侯舊風妃主新有

所有支料文粹咸令削減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用心也且

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儻加重稅或慮相驚

况承平歲積薄賦日久俗荷深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心多生

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富其

人霸王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今有言帝王藏於

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吏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

若師興有廢國諸多窘即請倍筭商客加歛平人如此則國保

富強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者六也陛下留神繫表

屬想政源冒茲炎熾早朝晏坐一日二日萬二本務不遺先天後

天靈唐書虛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率陳警辭伏紙惶怖唐書

諫不置勸農判官疏

皇甫憬開元中

臣聞知目者千慮或有一十也而一無此愚夫千計亦有一得

也一無此且夫無益之事繁則不急之務衆務衆役數一作數役

數則人疲人疲則無聊生矣是以太上務得以靜為本其次化

之以安為上但責其禮界嚴之隄防山水之餘即為見地何必聚

人阡陌親遣檢一作量故奪農時遂唐書今受弊又應出使之

輩未識大體之一作由殊不知陛下愛人之一無至深務以勾

剝為計州縣懼罪據牒即徵逃亡之家隣保代出隣保不濟又
便更逃一作輸急之則都不謀生緩之則慮法交及臣恐逃逸從
此更深至如澄在源止沸在一作由火不可不慎今之具察向逾
萬數蠶食府庫侵害黎人國絕數載之儲家無經月之蕃雖其
厚稅亦不可供戶口逃亡莫不由此縱使伊臯申術管晏陳謀
豈息茲弊若以此為此一無給將何以堪雖東海唐策有納為南
山盡為粟帛亦恐不足豈量一作括田稅客能周給也

一作皆舊堂書字文融傳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七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八

疏五

貨殖上

論度支疏一首

水旱

諫捕蝗疏一首

論關中饑疏一首

雜疏

秦楊素疏一首

上東宮清戒膳疏一首

上百里昌言疏一首

諫中宗置公主府官疏一首

請勿令胡僧婆陁燃燈疏一首

請褒贈劉蕡疏一首

貨殖下

論度支疏德宗

權德輿

十一月十二日將仕郎守右補闕臣權得與謹昧死頓首上疏
皇帝陛下臣聞建官惟賢任人以器細大畢効輳輻無遺蓋就
其所長以求至當古人所以有優於趙魏而劣於勝薛敗於粟
邑而理於頻陽誠才各有所極也伏見司農少卿權判度支裴
延齡早以文學累居官次固而似守刻而少通徒有專勤之心
且非逼時之器往者貳大農之卿長太倉之出納號爲稱職蓋
有恒規陛下急於獎能切於賞善權委邦賦冀有成積集作冀其有成
且度支所務天下至重量入爲出從古所難使物無遺利而不
可竭竭則害生類使姦無隱情而不可刻刻則傷人和調其盈
虛制其損益上繫邦本下繫元元苟非全才通識則有所壅自
延齡受任已近半載集作歲群議紛然皆曰非宜且權其輕重固
與守之之才不同邊儲經費之功懋遷移用之法貴無留事以

酌乎中簿領簡書周行郡國失於毫釐利病相萬一物未理所
軫皇情而延齡切於感恩昧於量力思有以効強所不通則有
枉尺直尋之心多方自固之計吏何其隙人售其姦因緣蒙蔽
觸類滋長致遠恐泥學制實傷異時甚敗罪之何補伏料聖意
久未正授延齡職名似觀其能否以爲進退官司閭里衆口一
心評議誼詳所不可遏伏望與一二宰臣時有裁議或詔問度
支郎官使得以事實條對苟言者謬妄蓋有以辨之或才實未
稱恐難久處儻擇能代命以他官以全延齡以便天下上副求
理之意下遂陳力之宜則事任交修職業不廢臣忝備陛下諫
諍之官嘗服師訓緘默自負無以爲容阮嗣宗口不言人之短
臣心嘗師之但以束帶立朝則異於是職當獻納豈敢顧身耳
有所聞心有所見義在無隱以奉聖明言而獲戾臣之死所不

勝愚瞽悃款之至伏惟陛下裁擇謹奏

水旱

諫捕蝗疏 玄宗

韓思復 開元初

臣伏聞近日河南河北蝗蟲為害舊唐書更益繁熾經歷之處
苗稼都損今漸翔飛向西舊唐書食至洛使命來往不敢昌
言山東數州甚為慌惧且天災流行埋瘞難盡臣望陛下悔過
責恭發使宣慰損不及之務召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
持此誠實以答休咎前後驅蝗使等伏望摠停書云皇天無親
惟德是輔人心無常惟惠是懷不可不收攬人心也

論關中饑

疏 文粹作請勤 政崇俊疏

張廷圭 開元初

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啓聖者皆以事危則志遠舊唐書情
迫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為福者也伏見景竜之末中宗

遇禍先天之際兇黨構謀社稷有危於倒懸舊唐書文粹作懸旒國

朝殆唐書均於絕紐二本陛下神武超代精誠動天再授氛沴

六合清朗而後止順皇旨俯念黔黎高運璿衡光膺寶籙文粹

字日月所燭之地書軌未通之鄉無不霑濡恩被服元唐書

化十堯九舜未足稱也明明上帝照臨下土宜錫介祉以答鴻

休然屬頃歲以唐書來陰陽愆候九穀失稔萬姓阻飢關輔之

間更為尤劇至有樵蘇莫爨糠粃唐書靡資不暇唐書聊生

方憂轉死偶會昌運遘茲艱否文粹者臣竊思之皇天之意將

恐陛下春秋鼎盛神聖在躬不崇朝而建大功自藩邸而涉元

后或簡下濟之道獨滿雄圖之志輕虞舜而不法思漢武以自

高是故昭見咎徵載加善諄將欲大君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永

保大文粹和以固邦本也斯則皇天之於陛下睠顧深矣陛下

焉可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臣愚誠願陛下約心削志澄思勵
精考義農之書敦朴素之道登庸端士放出佞人屏退後宮戒
徹外廡場蹴鞠之翫野絕從禽之賞促作休石田之遠境罷金
甲之懸軍作文惠作糖恤作糖悻作糖蠲作糖薄作糖徭賦去奇伎淫巧損和璧
隨珠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自然波清四海塵銷九域農夫樂其
業餘糧栖於畝則和氣上通於天雖五星連珠兩曜合璧未足
多也稱祥下降於地雖鳳皇巢閣麒麟在郊未足奇也或謂天
之鑿二本戒作烟不足畏者則將上帝憑怒風雨迷錯荒饑日甚無
以濟下矣或謂人窮乏不足恤者則將齊眈沮志億兆芻離愁
苦怨二本極無以奉上矣斯蓋安危所繫禍福之源奈何朝廷
曾不是察况今陛下受命伊始敷政惟新紳士百僚華夷萬族
莫不清耳以聽刮目而視延頸企踵冀有所聞顛顛如也何可
怠棄典則坐孤其望哉

雜疏

奏楊素疏

竊見左僕射楊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謹所信咸
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自可息圖四海稍虞必
為禍始夫奸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陌玄篡之於
意世卒歿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
如伊尹也謹疏

上東宮請成膳疏高宗時

邢文儒咸亨中為太子典膳丞

臣竊見禮大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
之史徹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可過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
膳則死今皇帝式稽前典妙簡美後自廢子已下至諮議英華

義舍人及學士待讀等使翼佑一作殿下式成聖德近者

已來未甚延納談議不狎謁見尚稀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

何由發揮聖智使睿哲文明者乎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

所司不一作未敢逃死謹守禮經微一作申戒膳謹言一作舊唐書本傳

上百里昌言疏

王勃

勃言卿人奏五月一日誨子弟各陳百里之術宣於政者承命
煌灼伏增悲悚勃聞古人有言明君不能畜無用之臣慈父不
愛無用之子何則以其無益於國而累於家者也嗚呼如勃尚
何言哉辱親可深矣誠宜灰身粉骨以謝君父復何面目以談
天之事哉所以遲迴忍恥而已者徒以虛死不如立節苟殞不
如成名悔過儻存於已為人不做於物是以孟明不屑三奔之
誚而罷匡秦之心馮異不差一敗之失而摧輔漢之氣故其志

卒行也其功卒就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此勃所以懷既外而
不弘指將來駿奔割萬恨於生涯進一簣於平地者今大上人
延國譴遠宰邊邑出江而浮五湖越東甌而度南海嗟乎此皆
勃之罪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然勃嘗聞之大易曰人之所
助者順也天之所助者順也是以君子不以否屈而易方故屈
而終泰忠臣不以固窮而喪志故窮而必亨今交趾雖遠還珠
者嘗用之矣書不云乎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不勝憤激之至謹
上百里昌言一部列為十八篇分為上下卷庶竭私款少裨公
政追思罪戾若投冰谷謹奉言疏不備勃再拜

諫中宗置公主府官疏

辛替否 景龍元年

臣聞聖人廣視聽於四方納謳謠於九有者蓋欲以上通下達
遠聞邇信元首惟聖股肱惟明若此則國可長久時無災患者

也臣聞事君上牧黎庶莫不甚器與名畏怨重禍不徼詭以求
進不貨賄以要榮公侯伯子男等各以功爲後先卿大夫士九
品各以德爲次等劉毅無賣官之誚仲經無免爵之誑格於皇
天光於后土何風雨不順陰陽不和之有哉臣聞古之達官員
不必備九卿已下皆有其位而闕其選賞一人謀乎三事職一
人訪乎群司負寵者畏權勢之在躬求知作榮者避權門而不
入故稱賞不僭官不監士皆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
有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裘而無倉卒之危垂拱而無顛
沛之患夫事有惕耳目動心慮作不師古以行於今者蓋有之
矣伏惟陛下百陪行賞十陪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無充於
錫何媿於無用之臣何慙於無力之士至於公府補授罕存推
澤遂使富商豪賈盡前篇作皆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咸涉膏腴之

地一旦羊頭入興狗尾生謹收恐巍巍盛唐取譏於後臣聞於
古人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伏惟公主陛下之愛女選賢良以
嫁之設官職以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壯地觀以居之廣池築以
嬉之一有字可謂一有字至重也可謂一有字至憐也然而用不合於古義
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轉福爲禍何者竭人之力人怨
也費人之財人怨也奪人之家人怨也愛數子慚唐書而取三
怨於天下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
所愛何所持乎向者王賞同諸壻礼等朝臣則亦有今日之福無
曩時之禍人徒見其禍不知禍之所來所以禍之者寵愛過於
臣子也去年七月五日已見其徵矣今猶前篇作與今事無改
更理尚因循棄一宅而造一宅忘前禍而忽後禍臣竊謂陛下
憎之矣非愛之也何秘於公主臣聞君以人爲本本固則邦寧

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伏惟外謀宰臣為久安久

愛一作計以存之不使奸臣賊子以伺之臣聞微不可不防遠不

可不慮當今疆場驚一作危駭廩空虛揭干一作竿守禦之士賞不

及肝腦塗地之卒輸不充野多食草家不識穀而方大起寺舍

廣營一作造第宅伐木空山不足充梁棟運土塞路不充牆壁誇

古耀今踰章越制百寮鉗口四海傷心臣聞釋教者以清淨為

基慈悲為主故常一作當體道以濟物不為利欲一作欲利已以損人

故常去已以全真不為榮身以害教三時之月掘山穿地一作池

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

人則不濟物榮身則不清淨豈大聖大神之心乎臣以為非真

教非佛意違時行違人欲自像王西下佛教東傳青螺不入於

周前白馬方行於漢末一作後風流雨散千帝百王飾空寶一作後

作彌衆而禍彌大覆車繼軌曾不改途晉臣以佞佛取譏梁主

以捨身構隙若以造寺必為其理體養人不足以經邦則殷周

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為不長漢魏以降為

不短臣聞夏為天子二十餘代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代

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代而秦漢受之自漢以後歷代可

知也何者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因其窮金玉修塔廟方見長

久一作得長之祚乎臣聞於今日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

人入暗則一作即無所見又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

為電臣以為戒瑀琢之費以賑貧人一作下是有如來之德息穿

掘之若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陲是有

湯武之功迴不及之祿以構廉清事有唐虞之理緩其所急急

其所緩親未來而踈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狗一作重俗人之所

為而輕天子之功業臣竊痛之矣當今出財依勢者盡度以為

冰彌一作門避役姦訛者盡度為冰彌其所未度唯貧窮與善

人耳將何以作範乎將何以租賦乎將何以力役乎臣以為出

家者捨塵俗離朋黨無私愛今殞貨營生非捨塵俗樹知非離

朋黨畜妻養孥非無私愛是致人毀道非廣道以求人伏見今

之宮觀臺榭唯京師之與洛陽不曾一作增修飾猶恐奢麗陛下

尚欲填池壑損苑囿以賑貧人無產業者天下之寺蓋無其數

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甚之矣用度過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財

而佛有其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雖以陰陽為炭

萬物為銅役不食之人使不役之士猶尚不給况資於天生地

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國非其國伏惟

一作計會一無倉廩量度府庫百寮供給百事用度臣恐

卒歲不充况於九年之積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霰電臻冰弥不

可執干戈新唐書作寺塔不足攘飢饉臣竊惜一作痛之矣

此篇一作皆唐書本傳六百二十一卷重出題作諫

多造寺觀及王主卯弟表而文多節畧前以削去

請勿令胡僧婆陀燃燈疏已見六百二十卷題嚴挺之且

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此篇無斯存前篇作返朴復古前篇作還

不護前篇作頗積前篇作之歡前篇作貸易前篇作

請褻贈劉蕡疏昭宗 羅衣

右臣衣伏以典禮褻榮用廣哲王之道生死抱痛可念直臣之

魂伏以陛下再闡皇圖初平內患善無歿而不紀惡無存而不

誅事或有遺臣不敢不奏竊見故秘事即責授柳州司戶臣劉

蕡當大和年對直言策是時宦官方熾朝政已侵人誰敢言蕡

獨能指抑墮雨迴天之勢欲使當門奪官卿爵士之權將今擁
簪遂遭退黜實負冤欺其後竟陷侵誣終罹譴逐沉淪絕世唐新

書作身異六十餘年正士廣書為人為之吞聲唐書作切虛義夫為之飲

泣當時排先見之說後代襲蔽聰之謀寢成其風以至前歲東

內幽辱西州播遷流綴竿而未危矢及屋而非亂伏賴陛下德

勝妖孽義感勲賢克返塵鑿再安寶位向使賁策得用賁才得

施則杜漸防萌尋消逆節豈殷憂多難遠及聖躬以此追惟誠

堪輒悼當氛霧蔽虧之日雖累朝明聖其奈黃何及唐書作唐書天地

廓清唐書作又正之辰則冥一作莫幽冤唐書作鬼憤必有望於陛下

矣特乞宣付中書門下頭加褒贈仍勅天下州府求善子孫振

按錄用不獨慰耀九泉之骨庶亦感勵四海之心冒黷宸嚴臣

衮無任戰懼殞越之至

文苑英華卷第六十八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九序一

文集一

庾信集序一首

文思博要序一首

王勃集序一首

庾信集序

宇文道

蓋聞五聲調應則宮徵成其文八音克諧則絃管和其韻所以

周南召南之篇為風人之首小雅大雅之作寔王政之由復其

有 陽春白雪之唱郢中之曲弥高秋風黃竹之詞伊上之才
尤盛遂能弘孝敬敘人倫移風俗化天下兼夫吟詠情性沉鬱
文章者可略而言也開府司宗中大夫義城公庾信字子山南
陽新野人也若夫有周之時掌庾源其得姓皇晉之代尉闡其

宗譜駟奕會盪布在方策國史家謀世並詳焉八世祖滔散騎
常侍頌大著作遂昌縣侯祖易徵士隱遁無悶確乎不拔宋終
齊季早擅英声父肩吾散騎常侍中書令文宗學府智囊義窟
鴻名重譽獨步江南或昭或穆七世舉秀才且珪且璋五代有
文集貴族華望聖矣哉幼而清惠

唯良之美称共治之能佩

犢帶牛有伴龔遂桑枝麥穗無謝張堪入為司憲中大夫帥
掌三刺之法助宣五禁之書秋府得人於斯為盛嘗且上府賦
詩曰詰旦啓門闌繁辭擁筆端蒼鷹下獄吏獬豸飾刑冠司朝
引玉節盟載俸珠盤窮紀星移次歸餘律未殫雪高三尺厚冰
深一寸寒短筍猶埋竹香心未起蘭孟門久失路扶搖忽上搏
栖鳥遷得府棄馬復歸欄榮華名義重虛簿息難板棄迂疑起

疾貢禹遂彈冠方隨蓮葉歛未用竹根丹一知玄象法詎思垂
釣竿其王事之中優遊如此出為洛州刺史德茂褰帷才膺刺
舉吏不敢賄人不忍欺上洛童兒如迎郭伋南山故老似值劉
弘復為司宗中夫大摠轄礼府佐治春卿 辨九拜之儀教六
詩之義自梁朝筆仕周世驅馳至今歲在屠雖龍居淵獻春秋
六十有七歲雖耆宿文更新竒才子詞人莫不師教王公名貴
盡為虛襟信降山岳之靈蘿煙霞之秀器量侔瑚璉志性甚松
筠妙善文詞尤工詩賦窮緣情之綺靡盡體物之瀏亮諫奪安
仁之美碑有伯喈之精歲似揚雄書同院籍火而聰敏綺年而
播華譽韶歲而有俊名孝惟自然人心獨秀忠為今德言必文
詞穿壁未勒映螢逾甚若乃德聖兩禮韓魯四時九流七畧之
文萬卷百家之說名山海上金匱玉版之書曾壁魏墳縹帙緗

囊之記莫不窮其枝葉誦其篇簡豈止仲任一見之敏世叔五
行之速強記獨絕博物不群年十五侍梁東宮講雖栢隣十四
之歲答宿客之詩魯連十二之年杜離之辨匪或斯尚同日語
哉玉墀射策高第甲科公孫金馬之時仲舒鴻漸之日未能連
類曾何足云解褐安南府行參軍尺木未階高衢方聘尋轉尚
書度支郎中壯歲精練必以吏能上象列宿非因忿氣夜不離
閣後漢黃香晝夜不離省閣無愧於黃香開務觀天有同於樂廣仍為郢州
別駕刺史之半驥足斯展于時江路有賊梁先生使信與湘東
王論中流水戰事醜徒聞其名德遂即散奔深為梁主所賞蓋
善戰不陣此之謂乎兼通直常侍使于魏士接對有才辨雖子
貢之旗鼓陳說仲山之專對智謀無以加也還國為正員郎職
位清顯以望以實又為東宮領直春宮兵馬並受節度龍樓蘭

錡寵寄逾隆直侯景篡逆攻圍淮海達康宮殿非無流矢之兵
丹陽帝居遂有生荆之痛出往上流來歸全楚於時州后即湘
東王其後封豕既誅長蛇受戮相東有雪恥之功淮海有勤王
之旅同少康之復夏若大戎之紹殷即於荆江驟置文物復為
梁後主蕭繹御史中丞中興司直具瞻斯在貴戚斂手毫族屏
氣迂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貂右珥戎章再徒阮籍非好之職鄭
默叅乘之官着德一廓廟切問近對拜武康縣開國承家信圭是
執河帶山礪貽厥于後即以本官奉使大國光華重出原隰再
耒太祖夾輔魏朝作相關有三分有二九合一匡德邁晉宣雉
踰魏武功高緇地道映在田亦見子山賜識如舊屬我太祖獻
策魏帝命將荆衡尋值本朝青蓋入洛於是捨節入是仍沐霸
恩改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戎號光隆比儀台鉉高

官美宦有踰舊國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義城公王沉晉代始授此榮苗權魏時首膺斯命降在李世秩居上品爵爲五等榮貴兩朝出爲弘農郡守職實剖符寄深分竹加以冥心資敏篤信天倫孝實人師行推士則愠喜不形于色忠恕不離于懷矜簡嚴然師心獨往似陸機之愛弟若韓康之養甥環堵之間怡怡如也屢聘上國特爲太祖所知江陵士唯信而已綢繆禮遇造次推恩明帝宇文偏加引接武皇英主彌相委寄密勿王事多歷歲年自携老入關亟移灰琯蒸蒸色養勤同扇席及丁母憂杖而後起病不勝哀青鸞降宿樹之祥白雉有衣欄之感晉國公膺期受託爲世賢輔見信孝情毀至每自憫嗟嘗語人曰庾信南人羈士至孝天然居喪過禮殆將戒性寡人一見遂不忍看其至德如此被知亦如此昔在陽都有集十四卷值太清

罹亂百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即重遭軍火一字無遺今之所撰止入魏已未爰洎皇代凡所著述合二十卷分成兩秩附之後耳余與子山風期疑密情均縞紵契比金蘭欲余製序聊命翰札幸無愧色非有絢章方當貽範摺紳懸諸日月焉

文思博要序

高士廉

大矣哉文籍之盛也範圍天地絜贊神明用之邦國則百官以又用之鄉人則萬姓以察非松喬而對振古瑾戶牖而覲遐方故先王以之建極聖人以之設教師範百代彌綸四海是以刊之金石興天壤而相弊書之竹素一作帛與日月而俱懸者莫尚於此爰自卦起龍圖文成鳥策墳典開其緒丘索導其流虞夏之書猶旭日之始且殷商之誥若覆篲之爲山及曲阜佐周攝政踐祚而又闕里自衛將聖多能損益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

祖述堯舜繫星辰而振河海郁郁焉鼓王風於九合閭閻焉關
儒門於百代既而雅首雖廢學者未衰挾冊如林遂隅縱橫之
運懷經成市俄屬坑焚之災下土怨咨上天迴睠咸洛基命懸
賞而崇儒術曹馬御紀疏爵而啓膠庠人拾青紫家握鉛素求
古文於孔壁專門者重闡收竹書於汲冢異說者無遺逮乎有
隨失御群凶競逐辟雍蔓於荆棘延閣殫於煨燼孟堅九流興
川瀆而俱竭弘一作非度四部隨岳牧而分崩淹中詎下博古洽
聞之生盡殄散矣蘭臺藏室金簡玉匱之文咸殘逸矣皇帝仰
膺靈命俯斗前心智周乾坤之表道濟宇宙之外操一作征代
而清天步橫崑海而紐地維橐弓矢於靈臺執贄者萬國張禮
樂於太室受職者百神蒼昊降祥黔黎禔福置成均之職劉董
興馬鄭風馳開崇文之館揚班興潘江霧集摺紳先生聚蠹簡

於內輜軒使者採遺篆於外刊正分其朱紫繕寫埒於丘山外
史所未錄既盈太常之藏中經所不載咸積祕室之府比夫軒
皇宛委穆滿羽陵炎漢之廣內有晉之祕閣何異乎牛宮之水
爭浮天於谷王蟻蛭之林競拂日於若木也 帝聽朝之暇屬

意斯文精義窮神微言探顛紆樓船於學海獲十城之珍駐羽
蓋於翰林奉三珠之寶以爲觀書貴要則十家並馳觀要貴博
則七略殊致自非摠文質而分其流混古今而其其轍則萬物
雖衆可以同類千里雖遙可以同聲然則魏之皇覽登臣川
之濫觴梁之遍略標崇山之增構歲月滋多論次愈廣類苑耕
錄齊玉軌而並馳要略御覽揚金鑣而繼路雖草創之指義
在兼包而編錄之內猶多遺闕并未能絕雲而負蒼天杜
尉羅之用激水而縱溟海息鉤餌之心帝乃親繁聖清曲

留玄覽垂權衡以正其失定准十繩以矯其遠頓天網於蓬萊網目自奉馳雲車於策府轍迹可尋述作之義坦然筆削之規大備特進尚書右僕射申國公士廉特進鄭國公魏徵中書令駙馬都尉德安郡公楊師道兼中書侍郎江陵縣子岑文本中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顏相時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朱子奢給事中許敬宗朝散大夫守國子博士劉伯莊朝散大夫行太常博士呂才秘書丞房玄齡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馬嘉運朝散大夫行起居舍人褚遂良朝議郎守晉王友姚思聰唐書太子舍人司馬宅相秘書郎宋正時唐書有無宋李淳風正時籠緡索則一字必包舉殘缺則片言靡棄繁而有檢簡而不失同茲萬頃勝埒自分警後百川派流無壅討論歷載琢磨云畢勤成一家名文思博要凡一二十帙一千二百卷并目錄一十二卷

義出六經事廉百氏究帝王之則極聖賢之訓天地之道備美人神之際在焉昭昭若日月伐明於下土離離若星辰錯行於躔次斯固墳素之苑囿文章之江海也是為國者尚其道德為家者尚其變通縉文者尚其博諒足以仰觀千古同義文之文豕俯觀王軌姬孔之禮樂豈止刻石漢京懸金秦市比立明之作傳侔子長之著書而已哉

王勃集序

楊炯

大矣哉文之時義也有天文焉察時以觀其變有人文焉立言以垂其範歷年滋久邈為文質應運以發其明因人以通其粹仲尼既沒游夏光洙泗之春風屈平自沉唐宋弘汨羅之跡文儒於焉異術詞賦所以殊源逮秦氏燔書斯文天來漢皇改運此道不還賈馬蔚興已虧於雅頌曹王槃起更失於風騷僊俛

大猷未忝前載洎乎守潘陸奮發孫許相因繼之以顏謝申之
以江鮑梁魏群材周隋衆製或苟求蟲篆未盡力於丘墳或獨
徇彼瀾不尋源於禮樂會時沿革循古抑揚多守律以自全罕
非常而制其有物飛馳倏忽倜儻紛綸鼓動包四海之名變化
成一家之體蹈前賢之未識採先聖之不言經籍爲心得王何
於逸契風雲入思叶張左於神交故能使六合殊材並推心於
意匠八方好事咸受氣於樞出軌躅而驥首馳光芒而動俗非
君之博物孰能致於此乎君諱勅字子安太原祁人也其先出
自有周璿啓大明之裔隱乎炎海弘宣高尚之風晉室南遷家
聲布於淮海宋臣北徙門德盛於汾宏材繼出達人間峙祖父
通隨秀才高弟蜀群司戶書佐王侍讀大業末退講藝於龍門
其卒也門人謚之曰文中字聞風睹奧起予道性揣摩三古開

闡八風始擯落於鄒韓終激揚於荀孟父福時歷任太常博士
雍州司功交趾六合二縣令為齊州長史抑惟邦彥是曰人宗
絕六藝以成能廉百行而為德司焉談之脫歲思弘授史之功
揚子雲之暮年遂起叅之玄歎君之生也含章是託神何由降
星辰竒偉之精明何由出家國賢才之運性非外獎智乃自然
孝本乎未名人應乎初識器業之敏先乎就傳九歲讀顏氏漢
書撰指瑕十卷十歲包宗疑作六經成乎暮月懸然天得自
符音訓時師百年之學旬日廉之昔人千載之接立談可見
居難則易在塞咸通於術無所滯於詞無所假幻有鈞衡之
略獨負舟航之用年十有四時譽斯歸太常伯劉公巡行風
俗見而異之曰比童也因嘉表薦對策高第拜為朝散郎
沛王之初建國也博選竒士徵為倚讀奉教選平臺欽略十

篇書就賜帛五十疋先鳴楚館孤峙齊宮乘忌側日應劉失步
臨秀不容尋又初服遠遊江漢登降岷峨觀精氣之會昌翫靈
竒之貯蠶考文章之跡徵造作之程神機若助日新其業西南
洪筆咸出其詞每有一文海內驚瞻所製九隴縣孔子廟堂碑
文完備絕人稀代爲寶正平之作不能奪也咸享之初乃奉時
選二府文辭遇疾辭焉文安季文時爲隴州司法盛稱弘農藥
物迺求補隴州奉軍生免歲餘尋復舊職棄官况跡就養于文
耻焉長卿坐廢於君山不合於朝豈無媿也其惟命乎貴比於
浮雲光陰踰於尺璧著撰之志自無居多觀覽舊章翻翔群藝
隨方添漉于何不盡在乎詞翰倍所用心嘗以龍朔初載文場
變體爭構纖微競爲雕刻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墨帶
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思筆其鋒用光

志業薛令公朝右文宗託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隣人間才傑覽
清規而輟九攻知音與之矣知己從之矣於是鼓舞其心發洩
其用八絃馳騁一作驟於思緒萬代出後於毫端契將往而必融
功未來而先制動搖文律宮商有奔命之勞沃蕩詞源河海無
息肩之地以茲偉鑒取其雄伯壯而不虛剛而能潤雕而不碎
佞而弥堅大則用之以時小則施人有序徒縱橫以取勢非鼓
怒以爲資長風一振衆萌自偃遂使繁綜淺術無藩籬之固紛
繪小才失金湯之險積年綺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詞林增峻
反諸宏博君之力焉矯罔過正文之權也後進之士翕然景慕
久倦樊籠咸思自釋近則面受而心服遠則言發而響應教之
者逾於激電傳之者速於置郵得其片言則忽焉高視假其一
氣則斲矣孤騫竊形骸者既昭發於樞機吸精微者亦潛附於

聲律雖雅才之變例誠壯思之雄宗也妙異之徒別為縱誕專
求恠說爭發大言軋坤日月張其文山河鬼神乏其思長句以
增其滯容象以廣其靈已逾江南之風漸成河朔之制諛稱相
述罕識其源扣純粹之清機未投足而先逝賢奔放之褊疑節
已滯心而忘返迺相循於跼步豈見習於通方信譎不同非墨
翟之過重增其放豈壯周之失唱高宰屬既知之矣以文罪我
其可得乎君以為搗藻彫章研機之餘事知來藏往探顛之所
宋隨時以發其惟一作應變稽古以成其殆察微循紫宮於北
門幽求聖律訪玄扈於東洛響像天人每覽常編思弘大易周
流窮乎八索變動該乎四營為之發揮以成注解嘗因夜夢有
稱孔夫子而謂之曰易有大極子其勉之寤而循環思過半矣
於是窮著蔡以像告考爻象以情言既聖理得玄亦研精而徇

道虞仲翔之盡思徒見三爻韓康伯之成功僅踰兩繫君之所
注見光前古與夫發天地之祕藏知鬼神之情狀者合其心矣
君又以幽贊神明非杼軸於人事經營訓導迺優游於聖作於
是編次論語各以群分窮源造極為之枯訓仰貫壹以知歸希
體二而致遠微言式序大義昭然文中子之居龍門也睹隋
室之將喪知吾道之未行循敷鳳之遠圖宗獲麟之遺制裁成大
典以贊孔門討論漢魏迄于晉代刪其詔命為百篇以續讀
甄正樂府取其雅奧為叁百篇以續詩又自晉太熙元年
至隋開皇九年平陳之歲褒貶行事述元經以法春秋門人薛
收竊慕同為元經之傳未就而歿君思崇祖德光宣奧義續薛
氏之遺傳制詩書之衆序危疑舉藝文克融前列陳群稟太立
之訓時不逮焉孔伋傳司寇之文彼何功矣詩書之序並冠

於篇元經之傳未終其業命不其我有涯先謝春秋貳拾八層皇
上元三年秋八月也不改其樂顏氏斯殖義賈誼服空而浮賈
生終逝呼鳴天道何哉所注周易窮乎晉卦又注黃帝八十難
幸就其功撰合論十篇見行於代君平生屬文歲時不倦綴其
存者終數百篇嗟乎促齡材氣未及歿而不朽君子貴焉况勳
及劇磊落詞韻鏗鏘風骨皆九变之雄律也弟助及勳摠括前
藻網羅群思亦一時之健筆焉有愛之至人倫所極永言存歿
何痛如之援翰紀文咸所未忍蓋以授分相期非究詞說替然
掣涕寃而序之分為貳十卷具諸篇目三部益作恨不序於生
前七志良書聖撰得於身後神其不遠道或存焉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九登仕郎胡柯卿貢進士彭叔夏校
正

詩人之什悲夫故粗論文陳集有變而為之序至於王霸之才卓
犖之行則存之別傳以繼於終篇云耳

上官昭容集序

張說

臣聞七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彩無章黼黻交其麗是知氣
有壹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先生以是經
天地究人神聞寂寞覽文粹幽昧文之辭義大矣哉上官昭
容者故中書侍郎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華絕代敏識聰听
探微鏡理開卷海納宛若前聞搥筆雲飛咸同宿構初沛国夫
人之方娠也夢人俾集作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及昭容
既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豈在子乎孩遂啞啞應之曰
是生而能言蓋為靈也越在襁褓入於掖庭天實啓之故毀
家而資国運將興也故成德而受任自則天久視之後中宗

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內峻圖書之府外闢修文之館搜英華後野無遺才右職以精學爲先大臣以無文爲恥每豫遊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後之好文亦云與主之協讚者也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尚書決事宮閣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機顧問不遺應接如響雖漢稱班媛晉譽左嬪文章之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迹秘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猷令範代罕得聞庶姬後學嗚呼何仰然則大君據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喜則九圖挾纒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乂安動則蒼眊罷弊入耳之語諒其難手貴而勢大者疑賤而禮絕者隔近而言輕者忽遠而意忠者忤惟窈窕慢文粹誘掖善心忘味九德之衢傾情六藝之圃故登崑巡海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

序二

文集二

駙馬喬君集宗一首

南陽公集序一首

陳氏集序一首

上官昭容集序一首

駙馬都尉喬君集序

盧照隣

昔文王既沒道不在於茲乎尼父克生禮盡歸於是矣其後荀卿孟子服儒者之褒衣屈平宋玉弄司人之柔翰禮樂之道已顛墜於斯文雅頌之風猶繇聯於李葉痛乎王澤既竭諸侯爲麋鹿之場帝圖伊梗天下作豺狼之圖秦人一戒舊章大愚黔首群書赴火化崑之岳高煙儒士之高煙儒士投坑變蓬萊之巨壑樂沉於海河間王初睠睠於古篇禮適諸夷齊叔孫區區於綿蕪安國討論科斗五典叶從史遷祖述獲麟八書爰創衣

冠禮樂重聞三代之風玉帛謳歌無墜六經之業鬱其興詠大雅於是為群自此迄今年逾千祀孔門論賦相如為入室之雄關里裁詩公幹即升堂之客陸平厚龍驚學海浮天泉以安流鮑參軍鶴翥文場伐黃金之平埒臨曲臺之上路面通衢之小苑蓮紅水碧堪釣叟之淹留桂白山青宜王孫之攀折香車貴士不掩龍關縫掖書生時通驛綺坐蘭徑敞松扉北牖動而清風來南軒幽而白雲起欣然命駕弔曲江之醴州興盡而歸聆伊川之笙吹三朝慶謂趨劔履於南宮五日歸休聞歌鍾於百里壅容車騎屢動彫章嘯傲煙霞仍涵寶思奢不敗德笑金骨之羅紈儉不邀名悲蘭陵之芻布榮期三樂君實四之平子四愁我無一矣君教訓子弟不諸非聖之書撫愛家僮常恐名怒之辱婚嫁已畢欲就金丹輪蓋非榮猶思道樹明霞曉挹終登不死之庭甘露秋團儻踐無生之岸凡所著術多以適意為宗雅愛清靈疑作靈不以詞繁為貴足以傳諸好事貽厥孫謀故撰而存之凡為若干卷云爾

南陽公集序

前人

昔者龍蹲東魯陳禮樂而救蒼生虎據西秦焚詩書以愚黔首通其變參天二地謂之神合其機一陰一陽謂之聖是以楚漢方闕蕭曹降灌負劔於此時袁曹已平徐陳應劉弄彙翰於當代聖人方士之行亦何異時而並宜謳歌玉帛之書何必同條而共斷文質再而復殷周之損益足徵驪翰三而始疑改虞夏之興亡可及美哉煥乎斯文之功大矣自獲麟絕筆一千三百百年游夏之門時有荀卿孟子屈宋之後直至賈誼相如兩班叙事得立明之風骨二陸裁詩含公幹之奇偉鄴中新

體共許音韻文成江左諸人咸好瓌姿艷發精博爽麗顏延之
急病於江鮑之間踈散風流謝宣城緩步於向劉之上北方重
濁獨盧黃門徃徃高飛南輕清惟庾中丞時時下墜嗟乎古今
文士通相毀譽至有操我戈吊啓其墨守三都旣麗徵夏孰於
上林九辨已高責春歌於下里躡駁之論紛然遂多近日劉勰
文心鍾嶸詩評異議鋒起高談不息人慙西氏論拾翠之容質
謝南金徒辯荆蓬之妙技十得五雖曰肩隨問一知仁猶為臆
說俞疑曰未可人稱屢中化魯成魚曷云其遠非夫妙諧鍾律
體會風騷筆有餘研思無停趣作龜作鏡聽歌曲而知亡爲龍
爲光觀禮容而識大齊魯一變之道唐虞百事之文懸日月於
霄懷挫風雲於毫翰含今古之制扣宮徵之聲細則出入無間
麤則彌綸區宇逶迤綽約如玉女之千嬌突兀崢嶸似靈龜之

孤抃乘槎上漢誰問坳塘

莊子作堂

之淺深荷戟入秦寧議長安之

近遠是非未定曹子建皓首爲期離合俱傷陸平叔終身流恨
超然若此適可操刀自茲已降徒勞舉斧八病爰起沈隱侯永
作拘囚四聲未分梁武帝長爲聾俗後生莫曉更恨文律煩
苛知音者稀常恐詞林交表雅頌不作作後死者焉得而聞乎
貞觀年中太宗外厭兵革垂衣裳於萬國舞干戚於兩年階留思
政塗內興文事虞李岑許之傳以文章進王魏來褚之輩以
才術顯咸能起自布衣蔚爲卿相雍容侍從朝夕獻納我之
得人於斯爲盛虞博通萬句對問不休李長於五言下筆無
滯岑君論詰疊疊聽者忘疲許生章秦翩翩談之未易王侍
中政事精密明達舊章魏太師直氣鯁辭兼包古義褚河
南風標特峻早降聲於丹府變風變雅立體不拘於一塗旣

博既精爲學遍遊於百代自牙冠指佞雞樹登賢內掌機密
外修國史晨趨有暇持絲筆於瑤軒夕拜多閑弄雕章於琴席
含毫顧眄漢家之城闕風煙逸韻縱橫秦地之林泉魚鳥黃山
羽獵幾奏瓊篇汾水樓船參聞寶思南津弟屈去逐蒼梧之
雲西路悲昂未挽葱巖之雪江湖廊廟造次不忒其義沙塞朝
廷顛沛必歸於是使名流俱至龍翰闈門愛客相尋雜談蒲席
嚶嚶好鳥花欲白兮柳將飛漱漱遊魚蓮欲紅兮蘋可望綠樽
恒湛齊閣臨霞綺禮逾新園亭作月凡所著述一千有餘篇今
之刊寫成三十卷余早遊西鎬及周史之闕文晚卧東山憶漢
庭之遺事平津侯之賓館馬廐蕭條李司隸之仙丹龍門
荒毀交交黃鳥集於榻兮集於桑營營蒼蠅止於藩兮止
於棘九原可作松有隧兮兔有埏三湘不追川無梁兮鳥無
徑輟斤之慟何獨莊周聞笛而悲寧無向秀徒勤勸海未知渤
滴之倪永好談天莫究氤氲之數遂抽短翰爲之序云

陳氏集序

盧藏用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迺刪詩書

書文粹
作定禮

述易道

而修

陳集
作

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觀者

文粹無
者字

也孔子

殊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婉麗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
賈誼馬迂爲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人

文粹無
人字

之風長卿子雲

之傳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至公大人之言溺其

陳集
文粹

並作

流辭而不顯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

不足然其遺風余烈尚有典刑宋齊已來

文粹作
未

蓋顛顛矣

逶迤陵頽流靡忘返至於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
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

可以終死故受之以泰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名陳集
子昂字伯魚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
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
此故有文粹諫諍之辭則爲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則議論之當
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於感
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
感患之篇存焉觀其逸足駸駸方將搏扶搖而凌大清獵
遺風而薄嵩岱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惜乎湮厄當世道不偶
時委骨巴山年志俱夭故其文未極嗚呼聰明精粹而淪剝
貪饕桀鷙以顯榮天乎天乎吾始未知夫天焉昔嘗與余
有忘刑之契四海之內一人而已良友歿矣天其喪予今
採其遺文可存者編而次之凡十卷恨不逢作者不得列於

之意寢剪胡刈越之威息璿臺珍服之態消從禽嗜樂之端
廢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於來葉非夫玄黃毓
粹貞明助思衆妙扶識群靈挾志誕異人之寶授興王之瑞集
端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大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
昔嘗共遊東避同晏北渚倏來忽往物在人亡憫雕瑄之殘言
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叙蘭臺
之新集凡若干卷列之如左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登州府志

同

獻前並士道

對夏

文英英華卷第...

之清集...

卷第...

...

...

...

...

...

...

...

...

...

